YOUTH

等待青春開花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1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)
- 第2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)
- 第3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)
- 第4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)
- 第5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5)
- 第6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6)
- 第7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7)
- 第8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8)
- 第9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9)
- 第10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0)
- 第11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1)
- 第12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2)
- 第13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3)
- 第14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4)
- 第15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5)
- 第16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6)
- 第17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7)
- 第18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8)
- 第19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9)
- 第20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0)
- 第21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1)
- 第22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2)
- 第23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3)
- 第24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4)
- 第25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5)
- 第26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6)
- 第27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7)
- 第28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8)
- 第29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9)
- 第30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0)

- 第31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1)
- 第32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2)
- 第33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3)
- 第34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4)
- 第35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5)
- 第36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6)
- 第37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7)
- 第38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8)
- 第39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9)
- 第40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0)
- 第41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1)
- 第42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2)
- 第43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3)
- 第44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4)

第1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)

第一部等待青春消失第一部等待青春消失一

清月被迫退休了，理由是她老了，她没能制止住不停上涨的年龄，才四十五岁工厂就不愿继续用她了，仿佛她留在厂里会妨碍所有的人。少量的钱加上几句恭维话，就把她劝退回家了。她周围的世界马上换了样，丑恶可憎不说，糟糕的是劝退之事永久地损害了她的自信。从一大清早起，她就得去各家职介公司排队挂号，与那些对城市怀着狂妄希望的乡下打工妹，一同争夺僧多粥少的保姆职位。刚开始，没有哪个雇主深知她的为人，这样她命运的路就走岔了，很长时间她只能被医院招去做护工。得病的人十有八九心里不爽，稍有不适便劈头一顿责怪，弄得她成天心里惶惶不安。病房里到处都是疾病的威胁，她可不能满不在乎。不过当她每天忽忽悠悠走进家门时，有些担心只能哽在喉咙里。疾病传播的秘密，医院不会对护工透露一个字，她只能警觉留神。

有时，也会碰到奉承她的病人，在充满药水味的病房对她提出警告，"你不怕得我们的病吗？不过像你身体这么好的人，恐怕也没事。"她装作没有听见，让他们自己把话题岔开。每次嗅到杀菌的药水气味，她的脑子里怎能不掂量全家人的健康呢？但在川流不息的病菌形成的旋涡里，她除了回家后立刻洗澡，又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措施呢？她每天从医院回来，心里都装满陌生又重大的秘密。她不敢说，怕吓得儿子不敢吃饭。每天在医院死去的人，并非都有明确的解释，手术台上死的、器官衰竭死的、撞车受伤死的……窗外到处矗立着雄伟的高楼，上面坐着或站着神采奕奕的人，他们的心情不会像她一样，成天被死亡的气息浇灌着。偶尔，他们也会谈论一下死亡，但谁也不会从话里感到它的凶恶。在办公室里，死亡仿佛屈膝于各种笑话趣闻绽放的异彩。

到她退休后的第一个冬季，死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一个难以自卫的人：清月的丈夫！一旦找到，就与他纠缠得难分难解。他是在酒足饭饱后聊天时倒下的。文质彬彬的岳父送了他一瓶酒，他尝了尝，味道不错，倒进小碗里多喝了些。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，他靠着清月的胸口，感到生活还远远没有终结。此时，清月高大健壮的身体里却藏着内疚，她想一定是自己把什么病菌带给了丈夫。在气氛肃杀的抢救室里，他的生命一直忽明忽暗，闪烁不定。医生被他的病症弄糊涂了，推测是肾和肝等器官的综合症。这个病明显高出医生智力的峰顶，对已经陷入情绪深渊的清月，他们只能给予同情。平时神气活现的丈夫，不到一周就缩得像个无助的婴儿，再后来脸色惨白，经历了无数次的昏迷。等到有一天他突然苏醒，想对她说什么，偏偏她回家照料上学的儿子去了。医生说，他咕哝了半天，见家人不在身边就死活不肯说。清月从此理解了什么是"挤在牙缝里的秘密"，他等了很久还是向她透露不成啊！清月不能原谅丈夫死的时候，自己不在病榻跟前。这把内疚的锤子在出殡之后，是越敲越重了。

有一天，咄咄逼人的梦境吓了她一跳，梦里映现出轮廓模糊的丈夫，他默默望着她，突然迸出半句话来："儿子，儿子……"。梦里的只言片语，让她的一天都过得混乱，她在几乎疯癫的狂想中，捕捉到话里暗藏的危险。是的，她不能再眼睁睁看着病菌在她家里悠然行进，为了儿子的健康，她必须换一份工作。

春节就要临近，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去辞职。她一向知道护士长的严厉，她异常冷的表情把护士长惹恼了，"这么说，你已经有别的工作啦？""哦，还没有，我觉得回家休息一下也挺好。"护士长诧异地盯着她的眼睛，极力控制住自己："你真这么想？过节这边正缺人呢。"

第2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)

清月不得不让自己歇上一会才开口，"我在医院呆厌了，想换个环境……"清月的话把护士长给镇住了，过了半晌，她才说出半是遗憾的话来，"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，可能你是对的，看来这边是留不住你啦。"

清月走出医院时步履很轻，生怕惊动了病菌毒流似的。当走到令人炫目的阳光下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终于感到解脱和安全了。

二

父亲合眼死去的那一刻，我正在乐不思蜀地打篮球。那天，我似乎不想弄清父亲躺在医院会发生什么事。听到马林叫我打篮球的召唤，我拔腿就去了。

想想吧，我下午放学晚回家两小时，家里会是一副什么景象呢?母亲心里从来都是上了发条的，她不能容忍我哪怕有五分钟的闲暇，落在她的掌心之外。平时我费九牛二虎之力编的理由，她差不多都能背了。无非下班的人把公交车挤爆了，我只得等姗姗来迟的下一趟车。或者争先抢道的各种车辆，在十字路口堵得像一尊尊纹丝不动的石像。再不，就把当天的课堂作业说得比粪还臭，我难免就被脸上始终结冰的班主任留在教室补作业。

那天，打篮球这个光芒闪耀的诱惑真把我迷住了，我两眼放光，整个身心就像被典押给了那天的球场。我哪里知道，母亲在照顾父亲的同时，脑海里依旧浮现着我爱撒谎的毛病。我一厢情愿地幻想她不会在家里等我了，为了赶到医院照顾父亲，她肯定没工夫等我回来饶舌。就凭着想象有这个可乘之隙，我跟马林那帮人在篮球场上奔跑了两小时。那样的黄昏，闪耀着金发似的霞光，叫人有赖在场上不想走的魔力。当我精疲力竭地打开家门，马上意识到自己失策了。母亲不动声色地站在屋里，一股不满的情绪正把她的脸颊灼得通红。

也许我往日的所有过错，那刻一齐挤上了她的心头。母亲跌倒似的一屁股坐进光线较暗的角落，声音轻得像用指甲轻弹瓷瓶："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哪里去了？"本来她是迎着光线的，脸上的怒纹像是铁打的，等到她坐进黑森森的角落，她的脸已经被阴影遮得柔和了。若在往常，她一定会流泪嚎哭。她说一开始并没有不相信我，偏偏找饭盒盖子找来找去，才发现挂钟的分针过了我回家的钟点。接下来她心里就不乐观了，看着太阳缓缓下落，她有了一个预感：我一定又被她担心的那帮痞子拖去打球了！于是，她把照顾父亲的事立刻停下，满腔怒火地在客厅里候着我。

"怎么着？又堵车了？！"

我没说堵车也没说没堵，只是低着头后悔自己的疏失。她等着我从嘴里吐出一个个痞子的名字，然后用湿润的泪水再把我的心洗刷一遍。她的眼泪配上皓齿闪闪的唠叨，最能耗尽我的力气。我知道，到了万不得已，只有胡编乱造说有一个优生也在场，她的脸色才会有所好转。那天，我每每从准备好的托辞里掏出点什么，她就拖长尾音问道："真是这样的？""这回你没撒谎吧？"直到天变得漆黑了，她忽然想起在为活着苦苦挣扎的父亲，审讯似的谈话才算结束。

那天，父亲盼着母亲去医院，就像瞎子盼着光亮。等母亲暂时饶了我赶到医院，父亲像一张硬冷的床板给搁进了太平间里。那天，我确实糟败了母亲的心愿，她错过了与父亲最后告别的机会。等我昏昏恍恍地被叫到医院，只见到父亲脸上残留的一丝痛苦。我不知所措地在尸体边上呆着，母亲抽抽噎噎在哭时，我气恼自己居然哭不出来。"真他妈够呛！"我知道亲戚们都在看我会悲痛成什么样子，就在众人的泪水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时，一直沉默不语的外公拍了下我的肩膀，"你晚上熬个夜吧，别叫你妈守灵了，她也快要倒了。"

第3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)

"嗯--"我把全部感激都倾注在了这一声答应里。这项任务派得实在及时，我正愁自己没什么用呢。夜间守灵多多少少能叫亲戚们觉得，我不再是父亲的小叛徒了。

三

在镶着塑钢窗户的太平间里，起初有许多亲戚陪着我。一双双眼睛像没有灯罩的灯泡，到处留意着地鼠的可能踪迹。等到走廊被凄凉的宁静慢慢吞没，亲戚们纷纷用手拾掇一下父亲的衣服，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。不一会，父亲身上盖的白床单像闹鬼似的摇动起来，等到弄清那是一股窗风在作怪，我忽地觉得走廊的黑旮旯里隐着令人生疑的响动。我往响动处每走近一步都很费劲，双手抖得不行。最后，我也不理会家人叮嘱的那一套了，连忙跑到医院门边的小卖部，打电话死活邀来了胆大的马林。

马林睁大眼睛把我父亲看了好一会，他越看越有兴致。隔着那层渐渐渗出体液的白床单，他辨认着我父亲的脸、肚子等。看罢他咬紧牙关说，"你最好站到外面，你父亲正在变形呢。"的确，仔细一看，父亲腮帮消瘦的脸和干瘪的肚子正把白床单往上隆呢。凭良心说，太平间修得不能说不好，白瓷砖像贴浴室一样贴到了天花板，可是再亮晶的房子给尸体一搁，活人也觉得这房子坏了，晦气了。可是马林呢，在太平间里边转悠边说长道短，完全不理睬屋里会有什么晦气。大概这就是他被差生颂扬和感恩的勇敢气度吧。起码，那天我见识了他的勇敢不是假货。

以前我总嫌父亲太瘦，那晚他在白床单下面却胖了起来，胖得叫我毛骨悚然。砖色的体液不停从床单下面渗出来，叫我的胃泛起了阵阵呕吐的感觉。马林偏偏一寸一寸揭开床单，查看已变得奇形怪状的尸体。他甚至采取了一个笨拙的措施，从兜里摸出一沓纸巾，一会垫在出水的脸上，一会垫在出水的肚子上。接下来，他的动作简直叫我

一阵昏眩，他居然用舌尖舔了舔粘着父亲体液的手指，正色地说："我知道你爸今天吃什么了。"

"别说了，我不想知道。"

"惨哪，"他瞥了我一眼又自顾自地说，"只有一点葡萄糖和盐水的味道。"

后来我退到门口，望着他在太平间里呆了很久，直到他结束了对尸体发疯般的兴趣。一走出太平间，他就显出了轻薄的劲头。他对着墙壁，一泡尿就像一瓢泥水，在雪白的墙上浇出了一片黄乎乎的印子。他心安理得地忙完这件事，马上总结道，"看着你父亲要腐烂的样子，我更爱自己的命了。活着多好，叫傻逼去看破红尘吧。"接着他像探明人生底细似的，顽皮的笑纹又在脸上蠢蠢游动起来。当然，在随后的一小时里，衬着那一派庄严肃穆气氛的，是我和他胃里不停发出的咕咕的叫声。

见两人饿得十分可怜，他转身关上门，兴高采烈地提议上街去吃碗馄饨。他用手来拉我时，我感到双脚像树根似的难以移动，"你还是自己去吧，我就待这里。"他说你家人也不会知道我们上街去了，并打趣道："你爸的肚子鼓得要死，可我们的肚子瘪得要死。"

"万一有老鼠怎么办？"

"别逗了，门窗这么严实，哪会进去什么老鼠。"

"……守灵是不能离开的呀。"

"跟你这么说吧，这里空气太差了，你老这么吸着，说不定也闹出病来。"

他好像看透了披麻戴孝这一套，不像我扪心自问，总觉得对不起父亲。多么奇怪，那是我一生的一个转折吗？那一刻，在我心里层层叠叠延绵的，是叫我忐忑不安的良心折磨。记得母亲在父亲面前替我开脱时说的话，都格外的妙，什么不是不想学啦，而是学不得法啦等等……好在父亲没钱叫我尝试家教，或上强化班等诸如此类的学习偏方。当然他不知道，差生崇尚的最聪明的做法，就是不学。上课时真

叫我们差生动心的，是那些红红绿绿点缀着教室的女生们。他更不知道，我的枕头里收藏着会令他惊骇的奇观。我把平时偷看裸女影册的印象，用笨拙的线条记录在了一册笔记本里。从前，我对父亲表达敌意的方式，就是把他画下来，叫他胡子拉碴地匍匐在画中女人的脚下。遇到他的生日，我还会加上额外的礼物，在他的额头画上窄得像线似的一道铁箍。仿佛我一念紧箍咒，就能听见他嘴里发出尖厉的大叫声。

第4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)

唉，真难以想象，父亲怎么就真搬进了阴间？我平时零零星星发出的那些毒咒，难道真成了刺向他生命的一个个毒刺？父亲的死一开始总叫我不敢相信，他的眼皮合着只是睡着了吧？！可是那隆起的洇红的白床单，慢慢涨满了我这颗木然的心。就算叫他拿竹板天天打我，也比这样看着他慢慢腐烂掉要好。我忽然明白过来，早晚有一天，有一件同样的事等着我们，水从死亡的身体里冒出来完全一个样。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双脚几乎站不稳了。幸亏有马林在，这个被我父母视为痞子的家伙，成了我那晚恐惧之中的一根支柱。

不管守灵之夜上街转悠的行为有多可耻，最终还是马林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一到街上，我就意识到那晚可能是我中学时代最自由的一夜。我第一次有了那么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，被马林随便拖到哪里都没人管。吃完馄饨，马林那享福的嘴巴又冒出一个主意，"走，我们到网吧去泡一会。"那时我尽管放慢了脚步，心里却无力拒绝久盼的这个诱惑。满月的清辉照着我们的脸，这一照就更坏了，他的脸上呈现出少见的欣喜若狂的表情。我呢，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整个心被惶恐之中的喜悦占据着。这该是多大的罪呀！

凑巧有个白净门面的网吧出现在我们眼前，我的心刚热辣地嗵嗵跳了几下，就让守灵的事滑到心的底层去了。我搜来周杰伦的图片看了个够。马林最得意他搜来的图片都会吓我一跳。"这朵花开得艳喽。"他说的那朵花当然是个女孩，有一张图片他停了十来分钟，我俩竟没看够。有的玩时间就快得近乎悲哀，一两小时就这么给一张张图片卷跑了。那晚成了我心灵胡乱探险的一夜，网吧里嘻嘻哈哈的年轻人，感染着我继续跟马林玩下去，谁也说不清玩到何时该收场。等网吧里人满为患的时候，马林就刷拉地起身，带我去了被我家人视为泥炭一般黑的场所。

他边走边依据街上一些人的形象，悄悄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。以前不知听他说过多少回，说闸楣路上有个同性恋酒吧。那晚，他不假思索地带我去了那里。那个酒吧挤得要命，马林预先给我定了打量别人的分寸，说目光绝对不能游来荡去，不然会闹出多人吃醋的麻烦事。朝门里乍一看，酒吧里连桌椅都不齐全，大厅就像拔了牙的一张大嘴，但不多一会，就看出酒吧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为了给这里带来一股生气。趁着座位少，来人就能心安理得地在大厅里转悠，喜欢上谁就慢腾腾在他身边停下。倘若真有众人心仪的太阳来了，彼此争宠打架也是少不了的。一开始，我没注意到在熙熙攘攘的人头下，有人见异思迁想另起炉灶。结果随着"啪""啊--"的耳光声和叫声，很古怪的打架就开始了。耳光在人群里接连响了好几下，没等我看清耳光打的是谁，骚乱就结束了。舞池中的人群像糊窗纸，把刚闪开的口子迅速给糊上了。这里的保安工作可不轻松，他们随时准备在十秒内扑灭骚乱。我边上有个眼睛尖的人说，刚才就有四人被保安扔出了大门。

我在这里完全是外行，觉得这些"同志"抛的媚眼不明显，据说他们之间彼此都心领神会，不时还闹出相互眼气的事。酒吧的舞曲一般放到天麻麻亮才停止，不少人要整夜留在这里一起抵御孤独。我能来这里解下心里的疑惑就够了。那晚我才知道，我们的年龄在这里是无价之宝。有些大男人见了我们情绪十分激动，我们淡而无味的神情就像丘比特的箭，射着他们的心。最后我不得不把双脚一转，吓得踉踉跄跄冲出了大门。本来马林巴望我配合一下，他在数着有多少双眼睛异样地注视着我，就在他很乐观这个数字会到二十，我害怕出事奔了出去。我在街上咯噔咯噔地走了好一阵才停下。马林追上来欢喜得不得了，"你在这里真有人气嘿。你知道他们把你当什么角色了？"我思索了一下说："不会是女的吧？！"

第5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5)

"对啦，就是Ｂ角。"

他不知道这么说对我的打击有多大，我最受不了男的说话满口娘娘腔。听到我沮丧地问："为什么？"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"就你这脸蛋，再配上一头长发，绝对是一美女。你要不信，下次找个电脑照相的地方，给你在屏幕上配配看。"

一路上他这样说了好几次，直说得我的脸形容大变，差点因为内心沮丧当街落了泪。原来能叫我落泪的是这类事情啊！那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冲动，希望立刻回到父亲身边，这样就能藉着满心沮丧，为他抽抽嗒塔哭上一场。没想到我在大街上晃悠到半夜，好歹把悲伤给找回来了！那一夜，我玩也玩了，哭也哭了，按母亲清早来接班的感觉，父亲的灵我也守得不错。她夸我的嗓音在空荡的太平间里激起轻微的回音，"嗯--，真是你爸的好儿子，一个人守到天亮还真不容易呢。"我涨红着脸，怕被揭穿老底似的避开她的目光，假托肚子饿了，抢在她再次开口前奔了出去。

四

整个春节人们是踩着雪浪出行的，脚印星星点点散落在雪中，越发觉得冷清。长长的街道因为禁鞭，静得叫人不觉得是在过年。只有通向尼姑庵或和尚庙的道路，被蜂拥而至的敬香客，踩成了一滩滩的烂泥。

清月初一清早起来，就直勾勾望着丈夫的遗像。她对着像框自言自语道："你别担心过年没钱花，我这就去庙里给你烧香送钱。"她喊儿子起床的话音，温柔得令人落泪。儿子伸着懒腰不想起来，去庙里烧香是令他扫兴的事。儿子正处在混蛋的年龄，只有美食、名牌服装、女孩才会让他伸长脖子去争取。如果父亲健在，二话不说，会痛痛快快给他屁股一顿板子。这么大的事他都敢不挪窝，看来他从没把家人在心里掂上几下。

清月喊完话就眯眼看着儿子，仿佛农民在欣赏田里的一片作物。她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心里就格外舒畅了。她心疼地说："那你继续睡吧。"就决定自己一人去报恩寺。

她一路走得飞快，像被一只猎狗在后面追着。为了完成心中如此严肃的大事，她避开青年男女喜欢聚集的鸡鸣寺。照男尊女卑的旧习俗，她在心里划分了全城寺庙的等级，结果所有尼姑庵在她眼里都失去光环。现在，她要把诚挚的信任全部倾注给城里唯一的和尚庙--位于内城河东岸的报恩寺。

年轻的和尚在大雄宝殿门口吆喝时，话语坦率得出人意料："来瞧一瞧，难得的机会啊，捐十块可在薄上留名，捐一百块可在碑上留名。"说得清月路过时心里感觉很是怪异。

在功德箱前的红绒布坐垫上，她跌跌爬爬一阵，便起身去大殿两厢找文殊菩萨。从侧厢数层菩萨的重山叠峦中，她一眼就认出文殊菩萨。据说手执经卷的文殊菩萨掌管着文曲星，给丈夫送完钱，她顺便为儿子的学业乞求一条出路。儿子成天就像中了暑，一谈到学习就神志不清，脑子像被裹在一团雾水里。清月希望她在菩萨跟前的祈祷，能让儿子在学业上拨云见日。她朝箱里投完钱，又像一只坠落的蛾子在红垫上扑腾了几下，然后起身满意地笑了。等她如释重负地走出寺院大门，数不清的人正向报恩寺一拨一拨地涌来。

雪寒把她的脸冻得红润，虽然艰辛的生活在她的脸、脖颈留下了细密的皱纹，但在积雪的反光中，她的脸突然显得十分动人。她眼睛里的茫然叫人觉得，她早已忘了自己曾经有过叫男人心里热乎的青春容貌。她不再需要男人的追逐，她不自觉渴望的事，就是设法为生存多弄一些钱。

在初一白天的十来个小时里，她必须紧凑安排拜年这档事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她都要在心里掇弄它。的确，贫穷滋长了她的心计。按照过年的惯例，她带儿子出去拜年，亲戚都会给她儿子压岁钱。与别人迥然不同，她从不带儿子去有孩子的亲戚家里。她不能叫刚到手的压

岁钱，又流回到亲戚孩子手里。在收支压岁钱上她不能大意，必须稳操胜券。

第6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6)

她的叔公叔婆单独住在城北公寓里，每年初一，她带儿子乒乒乓乓去敲门拜年，经济上都是一场大胜利。老两口见了他们乐不可支不说，居然要各塞一个压岁红包给她儿子，说他长得俊美神气。回到家里打开红包，她自然是又惊又喜。她会关上房门默默地数上好一阵。老天有眼，顶她辛苦打工一个月挣的钱！儿子大了慢慢也意识到母亲拜年的盘算，每次回到家里总哭丧着脸，他不在乎母亲拜年真不真挚，但对没完没了充当拜年的道具，他确实感到厌烦了。

城里有许多不必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亲戚。从报恩寺回来后，清月便把暖乎乎的儿子从被窝里拖出来，任他哇哇说着烦心话。骑上车，他把脖子还直撅撅扭着不看母亲。他们的自行车轮在街上碾着污雪，一阵比一阵急迫。在初一白天的最后一个时辰，他们还设法去了清月的表哥家，表哥那颇为争气的女儿正在荷兰读书。客厅里的光线照着墙上女儿寄来的相片。这是唯一叫清月的儿子不由心动的地方。他觉得自己充当了一天的"道具"，能在表姐的物品跟前绕来绕去，也算有了报偿。当他把眼睛在表姐卧室的各种物品上睃来睃去，清月在客厅里喊开了：

"小楠--，小楠--！"

声音像粗砺的尘暴，简直要把人刮走。到了客厅，他看见母亲的脸上汇着淡淡的笑，表伯手里正拿着女儿初中时的课堂笔记本。

"你快看，你表姐的课堂笔记记得多好啊。"清月终于盼到一个教育儿子的机会。

表姐隽秀的字像星星在小楠眼里闪闪竞耀，叫他的身体也热乎起来。他借着字体幻想出表姐的身体，这样就忘了辈分和伦理。

"你上课不记笔记，怎么能学得好呢？"

他抓耳挠腮，含含糊糊嗯一声，算是答复。清月向表哥赔礼道歉似的说："这孩子横竖一个样儿，你说是他也嗯，你说不他也嗯，就不

知道他成天在想什么！"

"这就行啦，摇头不算点头算，对吧？！"表伯用很男子气的目光看着他，说了一句替他解围的话。

听完这话，清月心里舒坦了些，"喏，多漂亮的笔记。我还是借回去让他好好学一学吧。"

清月的提议叫小楠格外心动，他郑重地扭过身体，正对着封面印有妖女的笔记本。他缓慢地翻着涨满小字的纸页，仿佛要把字里隐含的体香也吸进肚里。

他和表姐近在咫尺，却没有见过几面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格外挑眼，总觉得班上的女同学傻里傻气，明明是樱桃小嘴，笑时或唱歌时偏把嘴咧得老大。胸脯明明才挺起一丁点，硬把胸朝里含着，像得了佝偻病。表姐却像一朵牡丹花，彻彻底底绽放了出来，叫他欣赏到女孩绚丽的身姿。说来奇怪，表姐的容貌算不上百媚千娇，言行动作也挺普通，但一想到她，他吃惊地发现自己便一扫往日的无精打采。

他还记得十岁那年，表姐在溜冰场上教他溜冰的情景。那个周末他也许心有预感，吵吵嚷嚷要去学溜冰，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拗不过他，便陪着去了附近的公园。从公园可以直接望见湖对面的山峦，清月怕儿子嫌她在孩子们面前晃眼，便独自留在场外的石椅上打毛线。

没想到小楠一进场，连脖子也涨红了。他竟然看见表姐也在溜得醉醺醺的人群里。溜冰场的大喇叭在警告违规的逆行者，小楠被这些横冲直撞的人吓得魂飞魄散，扶着栏杆不时打趔趄。当小楠滑倒又站起，表姐鼓着好看的鼻翼滑了过来。表姐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他像触电般挺直了身体，舌头像结成冰棱，竟吐不出一个字。在表姐面前，他显得毫无经验。四周尽管喧闹异常，他的心却统摄在一片寂静之中。表姐的脸上红嫣似火，S形的身材好看极了，她快人快语道："别怕，我带着你滑。"小楠像搭上了一列飞驰的火车，脚下又野又狂的冰刀把他弄得脸色煞白。表姐的滑技高超，发型和打扮也洋气，在他面前堂

堂亮亮挺着胸脯。他如饥似渴嗅着她的体香，发现心里滋生出的，不再是无所谓的心绪。

第7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7)

那是他长大后最乖巧的一天。

"唉，他对什么都心不在焉哪。"清月尽管在抱怨，脸上并没有生气的表情。她没有发现下楼离去时，小楠把表姐冰块似的笔记本一直焐在胸口。

到家吃完饭，小楠睁大双眼，还是感到窗外的黄昏迷离恍惚。雪像要把白净的奶水硬灌进所有路人的嘴里。他刚把自己反锁进小屋，心里便察觉到了羞愧。他把棉被裹成粗壮的树干形，可亲可爱的笔记本就摊在滑溜溜的被面上。

进了被窝，他一边偷听着门外，一边要揭掉贴了多年封条似的，把手伸向内裤里的小和尚。那些隽秀的字奇妙无比，犹如表姐脱去了衣裳的洁净身体，令他的心一阵阵战栗。一时间，他失去控制，拼命地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在心蹦得快要跳出去时，他期待的什么东西，突然从激动的小和尚里迸射了出来。那一瞬间，他感到了藏匿在男孩心底的狂暴力量。当他把手抽回来，刚才的喜悦顿时化为灰尘。等揭开被子，他看见一摊水银似的液体，把揉得皱巴的短裤变成了星星点点的夜幕……

五

父亲死前一向不怎么谈他的工作，我每天只是感到有谁在指挥他跑这跑那，清早总见他拿着两根油条乐乐呵呵就走了。如果预告天气又要下雨或下雪，母亲的脸上便会挂着担忧。作为长途电话线的护线工，父亲要像明辨各种鸟鸣似的，从嘤嘤呃呃的线路声里辨出故障所在。他每天干活的地方离家时远时近，据说他爬上电线杆干活时，那些早没人唱的老歌总会从他喉咙里蹦出来，什么"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，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……"，什么"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……"等等。也有头发梳得油亮的老板，仰着脖子听了他的老歌后，一定要请他吃饭一起叙叙那个凄凉的年代。

因为线务局给护线工配了移动电话，遇到我在学校犯了什么错，班主任马上就能找到我父亲。有天下午，郊外铺路弄倒了一根电线杆，父亲骑车刚气喘吁吁赶到那里，班主任那折磨人的电话就追上了他。她要我父亲明白我在学校犯的错有多么严重，他必须丢下一切工作来学校陪我。末了她还在电话里要挟道："你什么时候过来，我什么时候才会让你儿子重新去教室上课。"她逼得我父亲马上调转车笼头，气鼓鼓地一路朝学校冲过来。

我的脖子被班主任的目光压得一直弯垂着。班主任除了刚开始喝咧咧地训了几句，此后一直合了嘴在等待我父亲的到来。马林作为这场戏的配角也被请进了办公室。我心里想："她可真费了心思啊。"父亲冲进来的时候，简直像一列紧急制动的火车，从额头的汗能看出他一路颠簸的程度。他把手轻轻按在胃部"吁吁"喘了一会气，脸上就浮起了蔑视我的神情。在我父亲面前，班主任算克制住了平时在教室张口乱呵斥的毛病，她的愁眉苦脸怎么看都像含着一点得意。

"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儿子这样下去很危险哪！"

她的这个开场白把我父亲吓坏了，于是他像一块无声无息的抹布俯首在她的跟前。有时她的声音小到他必须伸长脖子，有时她拖长尾音像屋顶上一只叫唤的猫。只要抖落出我一件什么事，我就能感到父亲攥紧的拳头上又掠过一阵颤栗。她那张南方人的脸是越激动越好看的，只是她不明白我父亲的怒气已被鼓得有多高了。马林那时要忍受的东西也不比我少，班主任装着不知马林还有尊严似的：

"你儿子成天跟这个马林混在一起，我是想把你儿子往上提一提，把他从马林他们那个痞子堆里拽出来，可他哪争气呀！"

"你就是马林？"平时这个名字在父亲耳朵里响得最厉害，老师和母亲都忘不了把它挂在嘴边。父亲盯着马林的样子像要看清他究竟有几根骨头似的。

第8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8)

"以后能不能不叫陈小楠跟你一块去打球？"

"叔叔，跟我叫不叫没关系呀，因为他自己喜欢打篮球。"马林说话慢吞吞的，毕恭毕敬到没有一点火气，但他漫不经心就说中了要害所在。

看见马林神气地扬着脖子，班主任只好转向我："也怪陈小楠意志不坚强，腿那么软啊，一叫就去了。把这一两小时用在功课上该多好！"于是，她给我父亲出主意啦，什么时间该是属于我的，什么时间该做功课。她吓唬我父亲，如果放学后这段空闲任由我支配，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干出更出格的事。她说管孩子的方法也简单，要把孩子的空闲都放到大人眼皮底下。我感到她的舌头在嘴里多溜达一圈，我在家里的处境就更艰难一点。最后父亲答应她，将我的空闲把持在临睡前一小时里。

"这孩子天资挺好，你们做家长的要尽责啊，不然孩子就可惜掉了。"

父亲从她的话里一捉到"尽责"这个词，便把手捏得嘎巴嘎巴响。是的，他看上去马上就要尽一次责任了。谁也没想到他蹦起来比兔子还快，巴掌虽然是一下一下往我脸上抽的，但我感到所有巴掌像融成一块铁砸在我的脸上。眼泪实在太奇怪了，我刚反应过来已泪水涟涟。哭有时很管用，眼泪就像上级领导叫大家把动作都停下。该是班主任向我表示歉意的时候了，她慌慌张张挡在我和父亲之间，脸上不再是刚才的那个大晴天了。看见父亲扇耳光的手抖成那个样子，她懊恼地一把抓住它说："这么大的孩子，是不能乱打的呀。"

几巴掌扇下来，父亲已经失去了说道理的能力，刚才窝在肚子里的怒气又朝马林泻去："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，你以后再约我家陈小楠出去玩，我就不客气了。"

那天傍晚，母亲见到我被打成一个大花脸，嘴里忍不住骂了一声："野人！"看见我在饭菜面前纹丝不动，便开导说："你爸不是不喜欢你，他一生可是苦多乐少，他就怕你照着马林的样子长大，将来会比他还受罪。"为了叫我眼见为实，她指着颜色酱黄的红烧大排说，"这是你爸特地为你买的。""他人呢？""打了你，他心里也不好受，饭都没吃，一人出去溜达去了。"

六

遇到我父亲心情好，他会跟我扯一扯祖上那些亡人的事。一个个德高望重的老祖宗，都住在大溪湖边的房镇。我父亲是在他父母最骄傲的时候，跟着父母一起离开房镇的。人的命运真是难料啊！那年头，成天烧香拜佛的人反倒活不长，他父母，也就是成天念叨土地公土地婆的我爷爷奶奶，被一群砸佛像的红卫兵逼得跳了楼。据说把他们葬回房镇的房山时，墓地的山上还竖着几个斗笠大的字："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！"看来连棺材里的死人也不放过，可怜我爷爷奶奶到了阴曹地府，恐怕也难逃被另一群亡人斗争的命运。

公墓的价格近年涨得厉害，所以，一谈到墓地，父亲的脸上便满是伤脑筋的表情。据说房山墓地动迁那阵子，他在城郊转来转去，也没找到一块合适的地，能把爷爷奶奶的灵柩重新埋进土里。南方的土黄里透黑，这么有营养的地用来土葬着实奢侈。起先总有人觉得祖先就像老种子应该埋进地里，于是就有人偷偷干着土葬的事。地里突然隆起一个大土疙瘩，早晚是要惊动左邻右舍的。气盛气勃的乡里干部一得知有情况，就带着人来撬墓。他们把肇事人罚得叫苦不迭不说，会勒令肇事人当面架了火把尸体烧掉。几次闹闹腾腾下来，那些忿然要与政策对着干的人就没了。

本来父亲是想减轻想象中的亡人的痛苦，他说把爷爷奶奶从灵柩里拖出来，放进刑具一样的焚烧炉里烧成灰，该是多作孽的事啊。我家祖辈的荣光原本一直留在房山坡上，现在却从一片青翠中收拢到了几只骨灰盒里。记得把爷爷奶奶的灵柩挖出来的那天，就数我最兴

奋。大人们泪如雨下，我却像一条狗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怀着戒心打量着灵柩。父亲常说，别看那些官爷们神气活现，他们也都归天神管，天神并不喜欢他们那一副副小聪明的样子。于是我问爷爷奶奶死时是什么样子，父亲便得意地说："他们闭上眼睛的样子就像国王和王后。"记得打开灵柩时，父亲硬是挡住我的眼睛，我的脸上居然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笑。估计父亲是要保住我脑子里对国王和王后的想象。后来那群人跟在骨灰盒后面走的场面挺热闹，火葬场乐队奏的调子并不悲伤，只有一面大鼓敲得震天撼地，只要断断续续"嘭--""嘭--"敲上几下，我的心就被震得玄玄乎乎，怎么听都像是死神沉郁的脚步声。

第9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9)

后来，班上同学整整围了一圈，来听我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件事，我把自己描述成了英雄。我说开柩以后才发现棺材都嫌大了，瘦棱的骨架上爬满了金龟子。为了叫同学晚上能做噩梦，我吓唬他们说棺材里的人只剩下了半张脸，心窝是空的。接着吹嘘自己的视线一直落在那半张脸上，丝毫没哆嗦一下，反倒是越看越有意思。"哎哟，幸亏你们没在场，要不你们谁敢看哪。"说完有好一会，同学依旧怔怔地望着我。关于死亡，他们平时谈论得并不少，但很少谈得脊背冷飕飕。差生们最硬气的谈法，当然是想象自己拿一把刀，"妈的，把他剁了。""剁"是从文雅的字典里学来的，这样当他们恶狠狠发这个音时，心里就没有丝毫的罪恶感。手臂上鼓鼓的肌肉，好像是专为打架赴死准备的。不过他们瞒得过别人也瞒不过自己，话哪怕说得再杀气腾腾，真让他们见了棺材里的尸体，他们心底照例是一片黑压压的怯懦。好在轮到马林要挑选到校外打架的伙伴，班上的差生他一个也瞧不上，不是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就是胆子刚好比麻雀大。这样班上的差生就清一色成了他的忠实听众，听他谈打打杀杀的江湖故事，听得哆哆嗦嗦把身子往怀里缩，感觉校内校外好像是阴阳隔世的两个世界。

七

清月没像其他农村妇女那样围着职介员，相反显出落寞的样子站在走廊里。职介员是个膀大腰圆的中年妇女，为了压住满屋的吵闹声，她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厉声大叫："谁是王春成？快跟这个人去他家看看。"当雇主带着叫王春成的人出了门，满屋的人头才顿时矮了下去。

在寒威略减的初春，闲余在农村的妇女都朝城里涌来。各家职介所单是收人头费就忙得不亦乐乎。为了省下职介费，清月悄无声息地来到一家职介所门口的走廊里。来的人都在这里拼时间，拼得脸色苍

白，她们的身子像雾气拢山一般拢着职介员，直拢得职介员心烦意乱，动辄摔东砸西厉声骂娘。与荒僻农村来的这些妇女相比，清月就显得相当秀气，体面干净又持重，身上至少不会有雇主担心的乡下虱子。清月的策略很快奏效。容光焕发的颜玉，也就是一所民办邮电大学的女教授，刚辞退农村来的全职保姆，正试图找同城的下岗女工。

清月把自己扔在冷森森走廊里的模样，引来颜玉的好感，"也许就是她了……"颜玉心想。等颜玉的呼吸几乎吹到清月脸上，她听见清月压低嗓音说，"我们能不能到外面去谈一谈？"颜玉高兴极了，她也不想交职介费，于是点了头一声不吭朝楼外走。在寒风冷峭的户外，她们飞快谈妥了一切，然后骑上各自的自行车，像两只扑灯的花蛾子，一前一后朝颜玉家扑了过去。

颜玉需要好好观察她一星期。清月的工资按小时计算，颜玉每天包用她四小时。刚开始因为紧张，颜玉一问她怎么做事，她就满脸通红。她心底的担心叫颜玉的话一挑，就暴露在了脸上。就算给两层楼的地板打完蜡，做完洗衣烧饭等所有家务只余十分钟，清月也不肯留给自己歇一歇。"多好的一个家啊。"她羡慕地望着随意摆放又精致悦目的各色家具，一股奇异的感觉在心里冉冉升起。她觉得自己做粗人做得时间太长了，已经忘了什么是情调。以前能让她气不打一处来的，只是丈夫沉湎麻将桌的坏毛病。她没想到，颜玉家里从碗筷杯盏到拖鞋坐垫，样样东西都含着叫她难忘的情调，这情调叫她觉得自己的家里简直难以下脚。她颤颤惊惊地想到，原来自己过去是一个瞎子，而且，在下岗劝退之前，还是一个满面春风的瞎子呢。

她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，巴望干满一周颜玉能继续留用她。这根弦在她心里绷得太紧，反倒给绷断了。试用期的最后一天，她干得更加卖力。她跑到阁楼把湿抹布伸到窗外擦玻璃，把手都冻僵了。"真冷啊。"当她把发麻的手拢到嘴前哈气，隐约嗅到一股怪味。突然她意识到什么，慌慌张张往楼下跑。刚到楼梯口就看见厨房玻璃门上映着一团火光。"哎呀，不好！"奔进厨房，她一时手足无措，用眼睛慌乱地

溜着燃烧的电饭煲。过了半天才想起用一盆水将它浇灭。等到厨房里的空气清新了，才看清在电饭煲腆着圆肚的地方烧出了一个大窟窿。她倒抽一口凉气，然后一动不动地愣在厨房里。"该死，刚才炖汤怎么没看到火边有电饭煲呢？"自责中她的头铅沉沉的，脸烫得像要哧哧冒出热气来。

第10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0)

清月几乎是用手按着扑通乱跳的胸口，等着颜玉回来。当两个人的目光在门口相碰，她抖抖索索吐出一句话来："今天不好，我犯了大错。"她发抖的样子叫颜玉意识到了什么。颜玉刚把厨房推开一道门缝，就看见了电饭煲的惨状。她抱着双手在厨房里站了一会，惊诧和后怕像雪球在她心里越滚越大，滚了一阵就大得滚不动了。颜玉嘴里只说了一声："太危险！"就再也不吭声了。

清月走的时候脸阴惨惨的，颜玉"砰"一声关上门没有搭理她。整个晚上，颜玉都在为这件事左思右想。雇这个女工会不会叫她倒霉背时呀？但她心知肚明，清月在她家里算得上是既出力也出心的。第二天，太阳好像把冰雪覆盖的心给晒出了一条亮晶晶的路。颜玉打电话叫清月来，清月非常惊慌。话筒里的声音把清月的思路引到另一个方向：清月出门时没穿平时干活的衣服，兜里揣足了赔偿金，她要给颜玉专程来告辞的印象。颜玉开口前，清月的心一直被自责搅着，唯一能安慰她的还是那句老话：各人有各人的命呗！清月不自在地将手探进衣兜，摸出昨晚竭尽全力写的一封信。

颜玉对递到她手上的信不感兴趣："我们还是敞开天窗说亮话吧。"清月"嗯"一声就等待发落，她觉得从到医院当护工起，她的晦气就一直没有断过。

"昨晚我定下心来想了又想，觉得你除了偶尔粗心其他什么都好，所以……我还是想继续留用你。"清月吃惊地望着颜玉，无力承担这个好运似的愣在屋里。等彻底明白颜玉的好意，身子便醉了一般站起来，从丈夫留下的公文包里掏出一只花布钱包。

"你家电饭煲被我弄坏了，我真难为情，昨天回家路上我去了超市，特地问了这种电饭煲的价格。"

清月恳求颜玉把钱收下，颜玉探出身来倾听一会，便把钱硬塞回到她手里。颜玉最后说的话相当凝重有力："我把这个家交到你手上，

希望不会再出事了！"

清月禁不住差点落了泪，一对栗色的大眼睛有些花了，当心终于变得踏踏实实，她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也许那天是颜玉的什么调休日，颜玉打发清月回家休息一天，说好翌日开始正式雇佣她。

八

事情进行得太快，结果清月走到楼下布满狗屎的大院里，颜玉才想起手上有一封信。"嗨，多此一举。"她不认为清月写信算明智，如果是说说话，清月怎么说她都能接受，若是碰她最拿手的文字，清月难免要露破绽。颜玉上大学语文课时，老是强迫学生上讲台来朗读《边城》，要是谁朗读得不好，她的指头便像榔头一样在桌上越叩越响。"蠢哪--"她在心里悲叹学生亵渎了她心中的范文，表情和姿势说明她对朗读者已经有了敌意。

颜玉打开信一看，发现文字不像她想象的那般拙劣，不等她惊愕地读完，已经露出齐整整的皓齿。她兴奋得连连拍着大腿："这么说，她以前上中学作文写得不错呀。"她当然不知道清月语文老师的底细，他因在大学留宿女生被降级到中学。此君十分喜爱写作，碰到任何小事都细心观察。清月的作文很快免去了师生之间的客套。"好吧，我们来聊聊写作吧。"跟清月交谈他从不用"作文"这个词，清月从中体会到了老师对她的器重。他建议她多编故事："你怎么写都行。只是……考试用的"八股文"，你也得学一学啊。"

他当然清楚，中学毕业等待她的是一场不愉快，社会要把他最器重的学生下放到几亩荒地上。如果有人试图向他解释学生下乡的意义，他的神情只会更狼狈。"简直是胡说八道……"他在心里怒吼完以后，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薄册子，是旧版的《花边文学》，他几乎是用喊叫的力气在朗读，等着痛快淋漓的感觉复又一跃而起……

第11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1)

清月的道歉信适时攫住了颜玉的心，比言行神情更深赢得了颜玉的信赖。"她实在是一个不凡的保姆呀。"当颜玉确认了这一点，刚才还逗留在心头的担忧就彻底消失了。

九

差生们都喜欢马林的大胆。上课时，都眼巴巴等着马林突然从手里放出一架纸飞机，或把纸辫子悄悄别在前排男生的背上。本来坐得端端正正的好学生，这时也被心里的笑意憋得难受，或一个劲地挠着头。教室里只要有谁先笑出声来，差生们便跳神赶鬼似的装着一齐高声谴责："笑的人滚出去！"有时老师真被这帮人给指挥了，伸出手来把最先笑的人揪到门外。就算有班干部把这出闹剧看得很清楚，也不敢当大家的面点破，只好等下了课再去打小报告。大概在马林眼里，班主任脸上的条条怒纹只是画上去的，在他心里一点也不见效。起先班主任得意地叫来马林的父亲，结果他父亲除了舔舔干裂的嘴唇，反倒请求老师多在学校里惩罚他。据说上初中前，他父亲隔三岔五就要打他。连我父母也骂他父亲太糊涂，说如此频繁的一顿又一顿暴打，简直是在卸掉做父亲的责任。等他上初中以后，他便像他父亲手里一条滑溜溜的大泥鳅，怎么按也按不到床上或凳子上了。再后来，他简直就像一只壮硕的袋鼠，随便一撞就能把他父亲撞得仰面朝天。父亲打不过儿子的种种窘态，他在我们面前总是说不够的。他父亲不善言辞，心里的怒气就算烈得像一锅刚出炉的钢水，也只是用脚吧嗒吧嗒地来回踱步。他父亲在班主任办公室里踱的步子很大，常常踱得班主任什么要求也不提了，只巴望他父亲能快些离开。

马林谈起恋爱也像轰轰哗哗的海浪，弄得几乎人人都能听见。在黑压压的放学人群里，他几乎像挑月亮似的一眼就挑中了邻班的鲁岚。鲁岚披着一头细软的头发，说起话来也细声细调。她有理由为自己大哭一场。跟母亲过的单亲家庭，多少有损她在学校的颜面，她还

要忍受母亲因开公司忙碌对她的疏忽。但是马林恨不得托花瓶似的用手心托着她，马林的这个回应在她眼里比天上的星星还晶亮呢。

和鲁岚确定关系的那天，马林兴奋得有些忘乎所以，老远就听见他憋着气一喷一喷在嗷叫："当--当--当--""上--课--啦--"放学的学生被他的嚎叫声逗得笑成一片。那天他手上比平时多了一包东西，是他用零花钱为鲁岚买的相思梅。马林一到我们差生中间就被包围起来，"你早该下手的，省得叫人家等了那么长时间。"其他人脸上就露着密密的笑纹跟着起哄："那还用说嘛！"马林对起哄的话是百听不厌的，"你就不怕到时候她老娘来找你？"马林瞪大眼睛："那怕什么。"那天，他第一次买烟给大家抽，看他从嘴里吐出一个个烟圈，其他人都嫉妒得要死，会不会抽烟被这帮人看作是不是有男子气。在离学校半站路远的公园一等到鲁岚，马林便藏起嘶吧抽着的烟头，他夸张地把这些差生介绍成了水浒里的各路英雄，直说得鲁岚瞪大的眼里几乎只剩眼白了。鲁岚轻轻靠着马林的肩头，说来也怪，他俩在一起时那一阴一阳的感觉比哪对恋人都强烈。他手揽细腰的景象简直令我们神魂颠倒。

十

当马林的父亲发现时，马林和鲁岚已陷到不怕在学校里碍眼了。马林的父亲急得要发疯，若循着报纸上写的事例，这样下去女孩的肚子迟早会隆起来。他父亲每次来学校时的脸都是铁青色，眼眶里布满密匝的血丝。全身活跳的马林到了他父亲面前只是一味沉默，再不就撕破嗓子叫父亲别管闲事。两人相互吼着时只有老师敢接腔，"你们能不能到我办公室去谈，这样影响多不好。"班主任能做的只是把马林当作一只苍蝇，不指望与他能谈出什么结果，任凭父子两双冷冷的眼睛相互对射着恨意，几乎快要瞪成了两双斗鸡眼。马林的父亲指望班主任能担起教书育人的大责大任，没想到班主任根本罩不住他的儿子。

第12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2)

班主任很为难地摇着头，"太多的事我也办不到，他们也是大男大女了嘛。"

于是他父亲收住踱来踱去的步子，忍不住大声嚷道："实在不行，我就和他拼了！"马林的事没有一件不狠狠扎在他的心上。据说马林还挥舞着粗大的手臂威胁过他，马林快要把他弄成满眼红丝心情不爽的酒鬼了。马林的事露馅才一周左右，马林便逆着父亲的警告开始夜不归家。那一刻，多少龌龊的想象在往父亲的心上涌啊。他在学校探到的消息是没法叫他安心的。遇着天气晴朗，马林就带着鲁岚像一对飞出笼子的小鸟，到街上徒步远征去了。逛累了就在小吃店歇一歇，吃上一碗馄饨或几只对胃口的苏州生煎包。轮到所有商铺都打烊关门，两人便相视一笑默契地走进网吧。他俩追求的那种小男小女的乐趣，大人哪里能懂，不懂难免就招来心重如山的失眠。

一天夜里，马林始终没有归家，这事简直像一根绳索勒得他父亲胸闷心慌。在七拼八凑的想象中熬到深夜，他父亲禁不住"哎呀"一声惊呼起来。挂钟的时针清清楚楚指着凌晨一点。他觉得从前白给儿子讲了那么多的童话故事，在童话故事里，男孩和女孩永远都守着分寸和道德。他拉开门冲了出去，他就像当当当的警钟声，拂拂摇摇地扑向了街头巷尾的各家网吧。当他像一只啼鸣的雄鸡突然出现在马林面前，马林破天荒地在他面前支吾了起来，"我，我们，只是……"

"你看看都几点啦？"

他还没来得及添上一句骂娘话，马林倒把持不住先嚷了起来："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别盯梢行不行呀？！"他只当儿子的嚷嚷声是哗哗哗的翻书声，他懂得把说话的力道只用在鲁岚身上："都这么晚了，你就不怕你妈担心你吗？"他的话音很低，但像一股北方醋特别酸人。鲁岚怕被酸着似的一缩脖子，三下两下就跳到门外去了。

需要一辆出租车把鲁岚送回家。他咚咚敲着街边出租车的后车门，叫马林和他一起坐到后座上，鲁岚便识趣地坐在司机旁边。不管马林父亲说什么，鲁岚都一言不发揪着自己的发辫。转眼间，这对恋人的心情糟得如同被捉去坐牢。后来，马林和鲁岚在街上转来转去，总逃不脱被马林父亲找到的命运。班上差生没有人不羡慕鲁岚的，她母亲为了要在商场厮杀，整个星期都会留她一人在家里。于是差生们只有一个念头，存心想从马林嘴里知道他俩有没有上过床。马林每次来学校都给人满载而归的感觉，他的一举一动不免挠得大家心里痒痒的。可是他的回答总是与大家的想象不一致，他红了的脸上甚至有种发怒的神情："唉，你们怎么那么流氓，怎么可以那样呢？！"或者不屑一顾地说："我还没考虑好这种事呢。"从他嘴里一字一顿吐出的道德，叫班上的差生们一时都难以适应了。

不过这些话对有经验的父亲毫无用处，他担心得很，成天被马林和鲁岚的行踪牵着鼻子走。很快，他俩偏好的网吧已被马林父亲摸得透熟，每次的收获无非是又把他俩在某某网吧逮住了。眼看他俩夜游的情调有被父亲洗劫一空的危险，马林万分气恼地想出了损招。有一天，马林父亲下班还没走到办公楼前的巷口，一伙满脸浮着杀气的小青年，像一堵火墙挡住了他的去路。"你，"其中一个矮个子像指着天上一颗星，仰面指着他的脑门问："你就是马林的父亲吧？"矮个子一字一个拖音，拖得声调怪瘆人的。旁边几个大高个也配合着东甩一下胳膊，西甩一下袖子。

马林父亲稍稍玩味了一下矮个子的问话，便把眉头皱在一起说，"是的。怎么啦？"

""是的，怎么啦？"，你看他说得多轻松……"这伙人故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顿时大笑起来。他们把该说的话在肚子里捂了好一阵，直捂得马林父亲额头冒汗，才阴阳怪气地抖出包袱。

第13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3)

"听说马林最近很不痛快呀，他恋爱谈得好好的，怎么会很不痛快呢？"故作自问的人比划着手脚，话音刚落，周围就响起了更大的哄笑声。马林父亲尽了力叫自己挺得像一块墓碑，但手心已经彻底汗湿了。

"这是我家的事，你们为什么要管？"

"哎唷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我们和马林可是好兄弟，这不也算是大家的事吗？"这回他们把涌到喉咙的笑声忍住了，"你看能不能做点好事，就别碍你儿子的事了？嗯？"声音听上去像是恳求，但叫人明显感到那是拳头举得高高的要挟。马林父亲咬着牙根回味着这些话，始终没有答复。以前他是一遇机会也要横一横的人，从没在外面做过摧眉折腰的事。直到他们突然又笑逐颜开，他的脸上始终没有一丝逢迎的表情。最后，这伙人只好一窝蜂地从他两边擦肩而过，用肩狠狠撞他以示警告。撞的刹那他感到了力量的悬殊，疼痛在他前胸后背的肌肉上持续了好半天。

那天吃晚饭时，马林假装低头看着桌子，但不时用眼睛幸灾乐祸地瞥一眼父亲。父亲眼看就要发怒，却眼睛一闭哽咽起来，"真是可悲呀，你真是个现世宝啊……"这是马林第一次看见父亲痛哭流涕。听见父亲用哭腔骂道："你连猪都不如啊！"他慌得连忙咽了几口口水。父亲颓败的样子叫他分外惊讶，以前为了赢得父亲的尊严，不管能不能制服儿子，父亲也是要用"胆大胜胆小"的办法去争取胜利。马林没想到，那天父亲把整个脸埋在掌心哭了个把小时。说来也怪，父亲一哭可比父亲逞英雄要管用，马林感觉自己那天彻底栽了，整个人愣是被哭声一丝一丝抽空了。以后呢，他无论做什么事难免要掂斤播两，提防着父亲再哭第二次。

十一

小楠成天都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，日子过得糊里糊涂。每次考试前回头想一想，脑子里什么也没有。就算以前考过三十分，脑子里连块像样的疤也没有留下。上课时他只想在自己的指甲上多流连一会，他咬指甲是咬出了名的，指甲被他咬得就像一扇扇破烂的篱门。为了掩饰指甲的丑陋，他成天把手揣在口袋里。教室里同学的目光更加恼人，他写起字来就把脑袋当一扇屏风，几乎严丝合缝地盖在指甲上。清月无数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过，还是没能叫他改掉这个毛病。越临近高考，小楠前途的轮廓就越清晰，叫清月产生了临近寒峭雪夜的冷森感。

高考前，清月的想法变得重要起来，小楠的态度再逍遥也不得不为分科烦恼。他拿不定选文科还是选理工科，他像进店挑选衣服，不知该挑哪件为好。星月之夜，清月带着他在住处附近散步，每转悠一圈，小楠对理工科的向往就加深一步。"就这么定了！"清月努力撵上儿子的大步子，把理工科的出路描绘得令他无限神往。

高考对他来说，简直就是命运的恶声相报。他和母亲第一次破了脸。得知高考成绩的那天傍晚，饭桌上空空如也。清月也不再为自己说话掌着分寸了，小楠第一次感到母亲的脸上没了慈祥之色。"你的好日子过到头啦，你继续玩吧！"清月陡起的嗓音把他吓一跳，他往衣领里面缩了缩脖子，便愤然辩道："我就这个智力，还不是你遗传的，你不也没上过大学吗？！"记得同样的话她也曾对父亲说过。这话把她的身子惊得硬僵僵的，他们尴尴尬尬对峙了一小会，便各自溜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十二

我再也不用去德诚中学了，它永远在文场街摆出一副庄严神圣的架势，即便只是从它的门口路过，我也消除不了踌躇不前的心理障碍。高考之后，母亲痛哭了一场，我在自己的房间听见母亲把床砸得嘭嘭直响，她低泣地自言自语道："我做的一切不是白费了又是什么……"

第14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4)

记得去拿成绩单的路上，我的心好像一直蜷缩在一幢房子后面。有几个拿到成绩单的同校生在路上拦住了我，他们微笑扬手的神态里含着深深的幸福。在太阳照耀的枝头下，平时习惯低头走路的鲁岚也叫人颇感意外，她指着我头顶上方的梧桐树，嗓子像扬声器似的嚷着："陈小楠，快看，这边，还有那边……""哇--，我看见它的胸毛啦。"一簇簇的枝叶里好像挤缩着几只麻雀，等到我把视线移开，她又哈哈笑了起来。麻雀的羽毛平时可没给她这样的亲切感，这种玩赏一切的神情，说明她的分数肯定够上公立大学了。

校园的干道上铺满了人，我哼着一首流行歌《破碎的心》，踏进了校门。很奇怪，我的心里是还没有考完的感觉，考卷上苏轼的几句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：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……临考前的几天，一惯死寂的脑子居然大有长进，只是当我把心思刚沉浸在对功课的摸索中，拨弄命运的高考就开始了。于是，在笔尖把考卷磨得沙沙作响的考场上，我心底涌起的是潮水般的遗憾之情。

校园干道上那个幸福的人圈越围越大了。一种鼠似的尖细的惊叫，不时从那些模范女生的嘴里溜出来。她们的目光锥子似的，刺得我的脑袋一阵阵低垂。班主任递给我成绩单时，只冷冷地瞥了我一眼。分数的寒碜叫我直想往地缝里钻。我双唇启开，发出的只是一声孱弱的"谢谢老师"。成绩单在心上就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，压得我举步维艰。就在那时，远处清晰地飘来了马林的嚷嚷声，他来得正是时候，他从来就不懂得谨慎是何物。他的前领空开，能看见隐隐隆起的胸肌，他要向那个幸福的人圈播撒胡闹的乐趣。他故意一瘸一拐地从人圈里挤出一条路来，以此表达满不在乎的心情。一望见差生脸上的沉闷表情，他又找到了打趣的方式。他尖着假嗓子，扬起了班主任的嗲声："高考是难哪，但做人更难，看看你们这一张张的菜脸吧，简

直叫我心碎哪……"他用奴颜婢膝的样子扮演班主任，叫差生们阴阳怪气地爆笑了好一阵。谁也讲不清他为什么偏有这样的才能，只需一个小腔小调，就能把大家逗得笑翻天。

沙，沙，沙。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朝这边靠拢过来。他得意的神情简直像那些高分同学，"一看你的脸，就知道你也死定了！"见我脸上没有笑容，他眉头一皱，忽然抽抽噎噎地假扮起了我的母亲："你太叫我失望了，我白白养了你这么多年……"他用来逗乐的只言片语，真把痛楚从我心底兜了出来。是的，母亲叫我做的固然通通都做了，但敷衍了事哪能讨到好运呢？大概看出我的情绪不像平时那样有嚼头，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来。纸上工工整整写着他的可怜的高考分数。他对我嘟囔道："看看我的分数，你心里就好受了。"说罢两手一扬，把成绩单撕得粉碎。撒向空中的碎纸片美得像翩翩飞舞的一群白蝴蝶。他捉蝴蝶似的用手在空中捉住几片，同时冒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

"看见没有，再没用的分数，只要在空中飘一飘，也会叫人有好心情。"

把这些逗乐的事做完，他把不够上公立大学的同学细数了一遍。他掰手指的架势叫人不敢看，就像掰城墙上的枯藤败枝似的，"我早看出来了，这些人的成绩都跟天气有关。"说罢，他开始把自己比喻成一条仿佛在碎蛋黄周围游弋的小金鱼。他说天晴时金鱼的食欲都不好，"你，我，还有这些人，都属鱼。那帮小四眼都属麻雀。天一晴，我们就没食欲，没食欲成绩就完蛋……"平时他有很多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。有一阵子，他忙忙碌碌地帮人打架，谁都知道，就算他是一团沥青，也不会让着一根凿岩钢钻。打那以后，他在差生面前说话自然就有了分量。

天上略微有一片云了，它像那天差生的面孔一样庄重。整个中学期间，除了被逼着考试或做作业，我们这些差生一直背着家长在疯玩。佳肴和女孩的气味，总是叫我们激动得喘不过气来。那天，我们硬要在优生面前撑住面子看来是不明智的，那些相互祝贺的优生已衬

出命运冷酷的一面。我们脸上的表情虽然满不在乎，心里的沮丧却是认真的。我们终于成了德诚中学倾倒出去的垃圾……

第15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5)

十三

第二天，儿子突如其来的乖巧令清月惊讶，他像闯了大祸似的毕恭毕敬等着她发落。无论她说什么，他都一字一句点着脑袋："妈，我知道了，快走吧，不然要迟到了。"于是在儿子用手帮她整理衣领时，她又开心地笑了，心想真是应了"闯了大祸才成人"那句乡谚。炎炎烈日下，清月的车轮把柏油路碾得沙沙响，为稳当起见她去了表哥家。就算叫亲戚说闲话嚼碎牙，她也要尽最大努力叫儿子上大学。

表哥心里正装着醇美甘洌的寄托，他女儿在荷兰就要拿到博士学位了，他被钱压得喘不过气的日子即将过去。清月冷不丁的出现，令他的神情骤然严肃，他担心清月无视他的处境跑来借钱。清月盼儿子上大学的打算，也没能让他感到真正解脱。清月不肯就这么叫儿子输给命运，无论怎么劝说，清月都否定了叫小楠上电大这条路。没过半小时，表哥也被清月的决心打动了。等到他娓娓道出民办高校这条出路，清月的决心愈发坚定了。

"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？"

"要多少？"

"毕业有出路的学校起码要八万。"

"这么多啊？"她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钱是她唯一担心的事。

最后，她勉强站起身来，以一种奇怪的脚步声下了楼。中午与儿子吃饭时，她静如一块光秃的岩石，八万元那又大又重的数字，默默地压在她的心上。吃完饭，她又继续坐了一个时辰。小楠吓得第一次显得卑躬屈膝，战战兢兢用手去摸母亲的额头。"妈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"清月的回答相当迟缓，她越说没事，小楠越是担心地凝视着她。这种令小楠不安的气氛，在家里持续了一整天。星期天，清月去颜玉家干活，思绪依旧在心头翻滚。她戴着长胶手套洗碗时，终于向颜玉吐露了内心的困扰。

"做这种事可不能盲人摸象，花了大钱就要确保将来有好工作。你要能凑够学费，我来帮你想办法。"颜玉的话叫清月的心从云层里钻了出来。来的时候，她的步履还十分踌躇，现在被这句不足为奇的话给搀扶得稳健多了。干完活她没有向自己的家走去。在漏洒着阳光的梧桐树下，她给父亲打了电话。无需申明来意，只说了想叫小楠上民办高校的决心，父亲就蓦地蹦出一句话来："我这里还有两万元积蓄，你都拿去吧。"父亲的慷慨简直令她惭愧，她对着话筒一时变得张口结舌。

那天，清月不知在娘家坐了多久，感觉时间是无限的长。她心情沉重地想到，自己从小到大花光父母所有的一切，最后连一点养老积蓄也没有放过。为了儿子能上大学，她必须像一根钢发条，把冷酷在心头一圈一圈上足。父亲把钱给她以后，表情显得格外轻松。他摸出一根香烟用鼻子蹭了蹭，顷刻间文思涌动，给想象中乐善好施的侄女家，用羊毛笔写了一封语气恳切的信。清月被父亲的主意鼓动起来，感激的泪珠一串串要往外涌。借款信最后被装进一只写好侄女和侄女婿名字的信封里，交到清月手上。父亲的嗓音像他的善心一样具有魅力，清月感到了他的良苦用心。

"我先打电话跟他们说好你去玩，到了那边你再谈借钱的事。"

在他吐出的蓝幽幽的烟雾中，他又从心里掏出一句话："对了，你们那片房子能在九月前拆迁吗？"清月受惊似的想了想，马上摇起了脑袋："鬼知道啊，估计够呛。"他拿纸巾温柔地给她揩了揩汗，又安慰她："没事，就是不拆迁，我们也对付得了。"

第16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6)

父亲从烟雾里钻出头来，"如果她家肯帮忙，学费就不成问题了。"父亲把这话在门口连说了三遍，他催促清月趁民办高校招生尚未开始，赶快去一趟他侄女家。在表面轻松的言辞下，他隐藏了心里刚经历的一场激烈斗争。他一向往来的都是妻子家的亲戚，别看过年给孩子压岁钱时那些亲戚大大咧咧，叫钱有一泻而下的畅快感，真要借钱给穷亲戚，马上就会不吭声，或是絮絮叨叨地开始念悲苦经："哎哟，你们不知道呀，车子和房子都是贷的款，光每月还贷的钱就能逼死人哪……"本来舒展的眉头，那时也配合着话音紧拧在一起，反正搪塞的话多着呢。借钱的亲戚想来想去，只能给自己找台阶下。说起来亲近得不得了的亲戚关系，从此就疏远了。清月父亲不得不放弃向妻子的亲戚借钱的打算，毕竟妻子很重视同城的亲戚往来，她的晚年还需要这轮似是而非的太阳来照耀呢。

十四

以前有一阵，我和马林之间夹着我父亲的警告，两人都不敢恰如其分地表现过去的友谊。我父亲的大块头叫马林有点不太好办，我父亲的肌肉做惯了重活，不是马林对付得了的。再说，班里还藏着班主任的线人，虽然连好学生也痛恨这类人，这类人在人间是不会缺的。有一次，全班人做了一件违反规定的事，晚上全部挤进同一个网上聊天室，诙谐幽默地聊了一小时。第二天刚上课，一顶"集体相亲会"的大帽子就扣在全班人的头上。班主任说这事的时候非常激动，"男女之间的事，你们懂得越少越好，懂多了准没好事。在你们这种年龄，爱情这种东西绝对不可信赖。"她越是把爱情骂得体无完肤，我们越能听到它在心里流淌时发出的美妙的淙淙声。只有马林悄悄留了个心眼，眼睛像一只老鹰在教室里盘旋开了。一开始，他盯着所有人的脸也看不出所以然，谁的脸上会写着"线人"两个字呢？可是他做起事来倔强得很，就在大家没事哇啦哇啦闹腾时，他留心观察每个人的行踪。学

习马虎的他做起这事却一丝不苟，很快发现惹得老师喜欢的"线人"是金晶。

有一天，他跟踪金晶来到办公室的窗外，听见了她与班主任点点滴滴的谈话。班主任竭力说服她定期来打小报告，但她被班上相互猜疑的气氛弄怕了，由于惧怕受到同学排斥，她结结巴巴地提出不干了。她花在打小报告上的心思没有白费，她笑起来的样子非常别扭，满鼻堆起的皱纹简直有种古木参天的感觉，班主任不假思索让她当了班委会干部。

马林候在金晶回家的一条巷路上，他弯腰从地下拾起一块大砖头，金晶见了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。"班主任的小密探来了？"他脸上的喜色与手上的砖头很不相称。"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阴的人。"他笑盈盈地向金晶走过去，周围很静，马林的话更滋长了金晶的恐惧感。"你看见那扇门了吧？我打算把你的鼻子拍成那个样子。"她的脸马上僵成了一副蜡人的脸，她感觉那块悬在半空的砖头仿佛在她头上转悠，等她伸出手来扶住地面，发现脚下窄窄的青石板上竟盈着一摊尿。马林见金晶吓得尿崩到裤管底下，便醉性大发地唱开了：猪啊羊啊尿到哪里去，尿给那亲爱的班主任……金晶受的惊吓实在太大，她蹲在地上咝咝嘎嘎地哭起来。马林有点尴尬地干咳了几声，把砖头朝墙上一砸说，"看你有志气当我面尿尿，这次就算了，但下不为例！"马林后来告诉我，他不过是摆出吓唬麻雀的稻草人的架势，不会真的对女生下手毁容。金晶被探出是线人的消息传开后，她就像苍蝇一样遭到班上所有自发活动的驱赶。其他同学谈笑风生嘀咕什么时，都不自觉拿眼睛冷厉地瞅一瞅她。自打失了威信，金晶再也不能像其他班干部那样，在催交作业本时可以对同学呵斥或撒野了。后来，临到新一轮的班干部选举，班主任不得不把她的职务给撤了。

第17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7)

自从整治了金晶，我和马林的交往就没太大顾虑了。马林只需在校门口打个手势，我就会在校外的路段撵上他，并着肩商量到哪里去玩一会。我那时的兴趣远远落在马林的后面，感觉城里可去的场所少得像几颗稀疏的晨星。但在马林眼里，值得我们光顾的场所就像银银月光，已经把整座城市铺得满满的。他总是想拂去我对女生假装出的冷淡。有时看见漂亮的女生走过来，他就会假装糊涂地对我吆喝，"你怎么没勇气对杨倩说呀？"有一次，掠过我们身边的正是瞪大眼睛的杨倩。结果弄得我把头朝颈后勾得不能再勾，双腿紧张得像虚脱似的。父亲定下的不许谈恋爱的规矩就摆在眼前，我不知道是该碰还是不该碰……

十五

马林手劲很大，和人扳起腕来，简直像一头拉磨的驴。他那叫我们感到恐怖的力气，浓烈刺鼻的腋臭，颇能雄浑浑地唬住我们。他抑扬顿挫说的故事没人不信，说到毛骨悚然处声音会越说越大。一句话，他说故事的本领班上没人能比。不过有一次，我见围着他的人越来越多，便瞪大眼睛讲了一个更狠的故事给他们听，那回我结结实实把他们给震了。

故事中我只是一个目击者。我甚至记得那天阴沟沤出的异样气味。我照约定行事，临到门口才知道外公外婆还没赶到家。大概天快要下大雨了，我像被拴在西门洞口的一头牛一样，只能围着原地打转转。门洞前的院子黄蒙蒙的，是永远也扫不干净的土渣地，院门正好对着从菜场弯出来的巷子。就在层层叠叠的乌云快要压到楼顶上时，两拨有着公子哥派头的小青年，从巷子那边一齐涌进了院子。人多的那拨个个套着风衣，他们选了没人的东门洞站成半圈。人少的那拨站出来一个领头的，面无表情地开始回答问题。

"是不是你们几个干的？"

领头的把扬着的脑袋往下点了点。

"除了你们，还有谁？"问的人声音很轻，说来也怪，这很轻的声音与问的人脸上的狂气一样，叫我的心直往嗓子眼上提。

"就我们几个，没别人。"

"行，你们几个有种，不想连累人。"说到这里，大雨滴已经像玻璃珠似的，沙沙沙地直往土渣地上砸了。

"你们知道规矩吧？！"

领头那人刚把头再次点过，人少的这拨就像听到了军令声，立刻双手护头齐刷刷地跪成一排，一律把脊背朝着问话的人。身后的那拨除了暗暗摇头，一齐伸手到风衣里，居然每人从里面摸出了一根长铁棍。看见手指粗的铁棍抡到像旗杆一样朝天竖着，我的双腿都吓软了。我连忙用手把眼睛遮住，耳畔便响起铁棍砸在肩背上的闷沉沉的声音。噗，噗，噗。偶尔，我从指缝里朝外打量，看见那排人在地上挣扎着但没有哀号。我浑身开始抖个不停，我最怕看见的血不停地从他们衣服里流到地上，与雨水混成了血红的溪流，一丝一缕地朝院里四处流淌。

被打那拨的坚韧使我惊讶不已，原来还有人不把生命看作是属于自己的。这样钉钉锤锤打下去结果很清楚，他们必死无疑。有一铁棍砸在一个人的后颈项，传来一声低得不能再低的哀叫，就像被勒着脖子的人发出的。我惊得嘴巴完全合不拢了，但一个制止的音也不敢发出。就在会死人的念头锥着我的心时，耳边如雷般炸起了一串吼声，"住手！""这样要出人命的！"打的人猛地一惊，都停下了。发怒吼叫的是住在西门洞一楼的齐大伯，他有着粗树一般的体格，眼睛因愤怒朝外鼓凸着。"你不要管闲事。"嚷的人不像刚才那样的从容不迫。

"只要是这院子里的事，我都要管！"

我从没见过一个手无寸铁的人，居然敢朝一群操铁棍的人冲过去。当时我耳朵里嗡地响了一下，想到齐大伯的命也要搭进去了。谁

知齐大伯一冲起来就不得了，原来稳若泰山的那拨人，马上慌了神都往巷子里跑。后来我仔细想了想，老师常说的"正气会压倒邪气"那句话，的确不像差生挖苦的那样一无是处。记得地上那拨挣扎着站起来时，有一个把身体趴在地上似乎不能动了。齐大伯二话不说，到巷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叫他们赶快把他往附近医院送。

第18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8)

血顺着雨水冲出的沟坎，朝下水道流走了一些。最红的几滩沤在土里，过了好几天都很扎眼。记得所有人噼噼啪啪离开院子后，我胃里开始呃噜呃噜地响，最后望着一滩滩的血呕吐起来。那几天住在外公外婆家里，生活大为改善，但桌上的荤菜我动都没动一筷子。整整过了一周，一见荤腥就想吐的那种感觉才慢慢被克服……

十六

小楠像一只受惊的小鸟，终于看见母亲兴高采烈地回来了。这时他感到简陋的平房也因为母亲的神情，变得富丽堂皇。母亲对他只是笑，像喝醉了酒似的，吩咐他后天带上换洗的衣服，去外公外婆家住些日子，她要撇下他一人出门去办大事。"是去亲戚家吗？"现在母亲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叫小楠心里一阵紧张。这两天考得好的同学显得格外有生气，与人打招呼的神情都变得咄咄逼人。他怕母亲对自己灰心透了，撇下他一走了之。

"反正是些大人的事儿，你就别问啦。"

晚上，她带着被激活的满脑子想法，又去了颜玉家。颜玉是一个不甘人后的大学女教授，她的日程表用磁片吸贴在冰箱门上，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安排。清月到这时心里才有了底气，来问颜玉，儿子该上哪所民办大学？眼见清月上午心里的一点星火，这会燃成了熊熊大火，颜玉便用坦率地口气承诺："只要你付得起学费，小楠上学的事我包了。"她说有钱人都把成绩不好的孩子往民办邮电大学送，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工作都格外好找。

清月感激得几乎要闭上眼睛，来领受向心底缤纷降临的喜悦之情。她知道，现在成事的关键就看能不能借到钱。

十七

清月睡前用拳头捶打着略微咳嗽的胸口，父亲不经意的提醒叫她心里亮堂了好一会。二十年前闹地震那阵子，这里搭了许多模样丑陋

的棚屋，这些既闷气又肮脏的居室，后来成了穷人的住房、店铺或小商贩的仓库。由于没有下水道，早晨或晚上棚屋前的马路都被洗脸洗脚水浸泡着。寒冬腊月，骑车路过的人一不留神就会滑倒。除了朝紧闭的棚屋乱骂上一阵解解气，倒地者只能自认倒霉。清月最怕在夜深人静时突然响起吵架声，通常是按摩女与嫖客发生了纠纷，他们把私下的露骨话嚷得家家户户都能听见。吵架的内容实在叫清月震惊，生怕小楠会从梦中惊醒听到。于是一个念头长久地埋在她心里：到哪天才能攒够钱，住进没有这些乌七八糟事情的小区呢?

几个月前，没人知道拆迁传闻是怎么溜进这里的，气得居委会的人面对询问绝不吐露一个字。他们哪能指望动迁后，上级还会把居委会归还给他们！所以，传闻盛行时，居委会的告示栏里只有吐词硬梆的文件。但从传闻中蹦出的一句关键话，如同天上一颗突然闪现的彗星，引得棚户区的人驻足议论，"听说是按实际的居住面积发放补偿费。"于是，许多人陷在歪主意里难以自拔。有人给长满杂草的窄院加了屋顶。有人在皓月当空的夜晚扒了房顶，使平房脱出凡胎，叫邻居眼睁睁看它长出二楼。清月除了把那句话收藏在心里，对自己也想效仿的念头很是不安。

她在哪点上也不敢惹恼居委会，在改造房子这股歪风刮得厉害的时候，她只是气得直哆嗦，她敢玩的把戏必须很隐蔽。按照居委会告示栏里的红头文件，乱搭房子的人搭了也是白搭。但居委会的高调在这里没有市场，搭房者觉得城南那个外号叫"老黄泥"的人，才有本事把大家乱搭房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。"老黄泥"有着铁一样的肩膀，但还是摆脱不了下岗工人的命运。好吧，当他把晚年寄托在祖上留下的老宅上，一条威风凛凛的新马路偏要从这里碾过。老宅的侧厢靠着巷子，只需把侧厢出租给炒货店的老板，他的晚年便可以过得很安稳。可是，等到很低的搬迁补偿费送到他手上，他一下愁得见人就发火。新马路逼得他往城郊跑不说，买新房还要另外搭进不少钱，靠房租挣来的养老金从此不会有了。他拿胳膊拦住主管部门的人评理，他们却

当面嘲笑他不懂政策。眼见周围一簇簇的平房被挖土机推倒，他气得抡圆了双臂，坚守在尘土飞扬的老宅里。一瞧见穿制服的人走过来，他就拿着菜刀站在门口，"滚开--，滚远点……"拆迁办的人拿他毫无办法。一天早晨，当他为拆迁办的人准备了更多的骂娘话，三个穿便衣的壮汉悄悄向老宅靠拢过来，穿制服的人故意嚷着什么远远吸引他。在打了霜冻的天气里，他还为拆迁办的人准备了一桶冷水。就在他用鄙夷的口气骂得有点醉意时，三个壮汉突然从侧后架住了他。他的家具是一层一层被人摞在卡车上搬走的，一辆挖土车当他的面用铁铲捣毁了老宅。晚上，他在残垣断壁的废墟上不知消磨了多少个小时，最后就着一根半截房梁上吊了。

第19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19)

"他为老屋子尽到了责任……"他投在断墙上的颀长的身影，叫面临搬迁的百姓把他视为英雄。从那时起，因为强行拆迁自杀的人就多起来。报纸莫名其妙沉默了一个冬天，到了初春才透过政策来讨论老百姓的利益。一天，清月打开晚报以为产生了幻觉，"不可能吧？！"她屏住呼吸读了又读，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幸运。原来那些前赴后继的自杀者，逼得上头出台了保护搬迁者利益的新政策。

"他们真行哪。"清月佩服地在床上打着饱嗝，慢慢幻想了一阵，然后把心思又拉回到借钱的事上。毕竟拆迁传闻像天上光耀夺目的星星，一时半会不会缤纷地朝她坠落下来。

十八

说来也怪，平时打架从来瞧不上同学的马林，居然曾付出千辛万苦，课后跑了差不多二十站路，登门说服差生参加他组织的校内小帮会。为了叫差生们宽心，他保证小帮会不把事情闹到校外，再说光在校内行侠仗义也算不上什么恶。一般说来马林心眼比我们足，他一扳着指头例数已有哪些人参加，刚才还把眉头紧锁的人便慌了神，连忙把噎到喉咙口的担心咽回肚里，傻愣愣地保证效忠小帮会。天晓得他来说服我时到底已有几人参加，反正经他几天的磨缠，一个十人的小帮会终于赶上了过五一节。从此，五一节也就成了小帮会的纪念日。

就像开场唱戏先要打锣，小帮会先开了无数次的会。虽然个个都是刀削斧凿的逞能架势，但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找出谁在学校里有公愤。在很多次光过嘴瘾的聚会上，大家七嘴八舌一不留神发明了帮内黑话。比如要吓唬谁一下，就说"帮他磨磨铁锈"，意思是嫌他脑子生锈不知好歹了。如果是帮某某报复谁，就说"去帮某某修修枝"，等有人哼哼叽叽答应时，再告诉究竟要修的是"哪一枝"。黑话说起来虽然掷地有声，会赢得一片"好啊""好啊"此起彼伏的怂恿声，但小帮会终究没打上一次像样的群架。

在班主任装订得整整齐齐的记事簿里，我们的小帮会一直是漏了网的。以班主任爱找碴儿的高智商，没发现小帮会在学校不可一世的统治，不管怎么说都是奇迹。小帮会倒没助长校内的恶势力，它还做了一件能叫我们挺起腰板的仗义事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。大概是高二秋天的时候，小帮会的人聚在一起，又在向别人倾泻着毒言恶语。不知从谁的嘴里冒出了张敬的名字，结果侃得很兴奋的气氛骤然变了。平时总是用眼睛溜着别人的宋池，那天"霍"地从沙发里站了起来。我们头一遭听他讲了张敬的事，听完之后我们愕然失色，觉得事情非同小可。

张敬是毕业年级五班的学生，是上课敢朝地上吐痰的浪荡子，老师垂着眼皮打量他时，他迷迷糊糊睡着已算万幸，不然他奇奇怪怪的动作和声音，总要引起全班人的哄笑。他的班主任拟定了无数个拯救他的计划，结果都是白搭。实不相瞒，他在闹课堂方面这么有学问，本来应该赢得我们的尊敬。没想到他把值得我们尊敬的事最终弄走了样。不知是从哪天开始，班主任在宣读全班同学成绩时，脸上一片愕然，他对张敬的总成绩骤然跃为全班第一不知所措。话音未毕，张敬却故意站起来，向班主任深深鞠了一躬。

"这真是教书以来从没见过的怪事呀。"班主任对别人谈起此事脸上一直敛着笑，好像难以接受张敬的这个奇迹。班主任就算头上涂满万金油，也想不通其他同学的成绩为何一路飞跌，全都乞缩在张敬的分数下面。当别的老师夸赞班主任总算拯救了张敬，班主任整个后背都是凉的。他们不知道他的家里已经乱成一团，接二连三的家长带着孩子鱼贯进入他家，要求调换班级，抱怨这个班的整体成绩离高考要求差得太远了。轮到班主任问某某同学成绩为什么滑得这么快，某某同学便低着头，像听窗外鸟鸣似的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沉思默想中。

第20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0)

用班主任自己的话说，"换班级的事提都不要提，哪个老师愿把差生往自己班上捋？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叫孩子在班上背水一战！"总有家长想把碰钉子的困难对付过去，班主任的家就这样被他们侵扰了好多次。班主任绝没有想到，张敬用沉甸甸的弹簧车锁当棍子，把班上成绩比他好的人都威胁了一遍。

"谁要敢成绩考得比我高，小心挨揍！"

女生们一听张敬的咆哮声就真给吓住了，考试时写着写着就估摸张敬能考多少分。他用弹簧锁头在几个不听使唤的尖子男生背上，砸出了成片淤血的紫斑，叫他们明白考试时该守着怎样的分寸。不到两个月，全班人就添了一个怪毛病，考起试来都不约而同把眼睛朝张敬的方向瞅，任课老师不知班上学生受的大苦，就大着喉咙嚷道："看什么看，你们班就没人能超过张敬呀？！"说来也怪，全班人被张敬用锁头威胁了足有半年，班主任愣没发现班上那种不可言喻的怪诞气氛。

宋池说的时候简直像儿童在背课文，说明这件事塞在心里快叫他吃不消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张敬的班上有宋池喜欢的邻居小姑娘。这件事像块大石头把大家的胸口压得够呛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骂开了张敬。马林活动一下手臂也站了起来，他的话并不惊天动地，却说得叫我们特别服气，"张敬是什么人？嗯--？"没等我们诚心切蹉出结果，他就自问自答道："我们差生中最最丢脸的败类！就算宋池的邻居不在他班上，他这种人也欠揍！"他慢吞吞的样子一看就是当领导的料子。平时别人调皮被老师逮住都尽量埋着脸，惟有他跟向日葵似的昂着脑袋，显得比老师还要镇定。马林克制着大家的急躁情绪说，"虽然越早揍他越好，但还是要挑个有意义的日子。"他连膝盖也没打弯坐下，就把小帮会揍张敬的日子定在下个周末。一弄清这是张敬上提优班的日子，大家都感到心满意足了。

十九

的确是讽刺，自从张敬把全班人的成绩拽到他身后，班主任不得不按年级规定，把张敬送进年级在周末办的提优班。这就像一颗老鼠屎混进了一锅香粥里。他那颗大鸭脑袋的确在提优班里闹出不少笑话。听说有一次上课，他被老师点起来和同学搞英语对话，同学按照课文问他："Who is he？"答案应该是"Henry"，他感到有一句话像喷泉从心底往上涌，于是张口吐了出来："He is she."好端端坐着的同学顿时笑倒一片，他呢看着别人的笑脸，竟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。

随着惩罚他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心里开始出现惶恐不安的情绪。我知道马林书包里也藏着一根短铁棍，已经斑驳生锈，这根短铁棍令我想起外公家门口血流成河的那一幕。我担心周末那天大家会乱中失手，酿成大祸。的确，应该把张敬惩罚到什么程度，是大家没在心里认真掂量过的。不是为了拯救那个笨蛋，至少是为了拯救我们自己，我突然产生了要把消息透露给张敬的念头。于是我闷在自己的小屋里，用报纸上的字剪贴了一张字条：周末提优班下课后有一群人要揍你。因为你小子混成绩混得太过分！要是在过去的革命年代，我就等于当了革命的叛徒。发黄的信封上贴着"张敬启"几个大字，也是从报纸标题上剪下来的。贴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这无以名之的做法，可以理解为希望智取。我摇晃着封好的信封，的确希望它能一箭双雕。既叫张敬的性命万古长青，也能制止他在班上的霸道做法。我去校收发室晃荡的时候，收发员没发觉我偷偷想干什么，我把信直接塞进了一堆待分发的信件里。

到张敬上提优班的那天，小帮会的人个个悠然自得地候在校门外面。放学时望见张敬扭扭捏捏地伸头朝外看，马林斯文地叮嘱大家，"等他走过去我们再动手。"宋池那天的表情可是罕见的轻松，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附和道，"等一会够这小子求饶的。"没几分钟，校门口就涌出了提优班的人流，马路上顿时响起球鞋蹦跶发出的噗啪声。十双眼睛透过人缝找着张敬，视线不管移到哪里都没见张敬的踪影。五分钟过去了，熟知张敬习惯的马林有些担心起来，"这小子不会得到

什么风声，翻院墙跑了吧？！"他的话害得宋池一着急就往校门里奔，他要去操场守着唯一朝街的砖墙。那时，我心里对张敬的咒骂加剧了，他明明得了消息却偏偏来上课，不是明摆着往削尖的竹子上撞吗？我琢磨着他出门也不是，不出门也不是，因为嘻哈打闹的放学人群离校门已经远了。

第21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1)

就在某种担忧在我心里盘旋上升时，校门口出现了动作笨拙的张敬，他的旁边居然是比划着手说话的体育老师。体育老师说着说着就把手搭到张敬的肩上，张敬一边点头一边把眼睛朝我们这边瞅。马林一看气得脸都青了，发愣的眼睛一直勾着张敬，眼睁睁看着两人有说有笑走了过去。张敬这招出乎大家预料。马林气冲冲地朝墙上踹了一脚，他双唇紧闭，马上悟出张敬的意图，"这小子看来在跟我们斗智了。"他反复看着张敬的背影，心生一计，给大家布置开了新任务。

那天我们在街上算是累坏了，跟踪全然不是电影里演的那回事。体育老师和张敬离公交站还有几步远，马林就意识到问题所在，"糟了，我们只有一辆自行车。"不过马林凡事都能想出点子。老师和张敬上车的一刹那，宋池旋即骑车穿过人丛，在慢车道并行跟上了那辆车。其他人等五分钟挤上下一趟车。在一片空白的脑海里，大家等着宋池从前边给马林发来汇报。我甚至感觉马林手机的铃声，一响起来简直大如鼓鸣。要是前边的人换了车，宋池也会通知我们及时换车。那天张敬始终一步不离体育老师。路上马林甚至仰天长叹体育老师的命苦，每天下班回家居然要换两次车。

最后，宋池在一个狭小的长巷口等着我们。等大家密匝匝地围上去，宋池指着内城河旧渡口处的一栋楼房说，"他现在躲在体育老师的家里。"有迤逦的走道一直通到那栋楼房，四周是巨大屏障似的房墙，我们十个人便堵着唯一的出口。马林一边给大家发烟一边骂着，"狗日的，他竟然是缩头乌龟。"这里的秋风比市中心吹得强劲有力，静静地站在风尘之中才真是难受。马林噼噼啪啪用拳头击打着手掌，一时也无计可施。那天我们在路口颇引人注目，总有讲原则的大人凑过来问我们想干什么。马林皱着眉头的回答也颇有趣，"我们要送一个同学去治病，他这里有病。"他说"这里"时用食指指着脑袋。大人镇定地在周围转上一圈，就死了刚才的那份闲心。马林说的"一会"最后成了整整

一下午。遇到大家不耐烦，他总是劈头来上一句，"必须再等一会！"接二连三前去打探消息的人，引起了住户的怀疑，只怕是盗车贼瞄上他家的自行车。于是去的人不时遭到住户的干吼："你在找什么？""噢，我，我掉了钥匙。""你是哪的，钥匙怎么会掉到这里？""被同学开玩笑扔到这里的。"住户没了办法便站在那里看，直看得我们再也不敢去打探了。

天渐渐地暗了，晚霞像天边盛开的杜鹃花，赫然变成了我们心里的一道障碍。久留无益的呼声，逼得马林也泻了气。我们散伙时的样子，和刚开始要打架的气派截然不同。街灯齐刷刷亮了时，我第一个跳上了回家的车。和恐惧厮守了一下午的心，隐隐升上来一股无名的快乐。从那以后，张敬的霸王之心就被轧死了，他的成绩重新跌回到班上最后一名。消息传来，马林理所当然非常得意，又激情满怀地怂恿大家说出还有谁值得讨伐。实际上，谁也不愿再揽这种苦差事了，曾经被置之度外的恋爱，倒慢慢成了小帮会的中心议题。

二十

清月所属的居委会座落在巷边一个院子里，门上的漆面被性急的人叩得都斑驳脱落了。平时冷清得有点宜人的院子，到发救济金的那天便人满为患。负责发放的中年妇女满脸通红，用鞭笞一般的声音挨个儿喊着人名，清月也寂然无声地挤在人群里。

这是高考前的某个下午，天热得叫人头昏眼花，清月穿的衣服在汗水中已经浸走了样。一跨进门里，她就感到了门外没有的秩序。空调吹出的凛冽冷风，扑散了被火包着的感觉。仅仅在屋里停留一小会，她便感到了莫大的享受。当中年妇女冷不防把钱递到她手上，她的心依旧在自家的小屋里旋荡。风吹得她这辈子只想在这里藏身，这个念头加深了她的羞愧感，她只能在心里幻想哪天也能在家里安上空调。"喂，签字。"她的思绪被喊声一掸就落回到中年妇女的脸上。"你没在外面干活吧？！"这句话虽然在清月心里劈起了巨浪，她还是克制住了慌乱，"没有，我什么也干不了。"

第22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2)

遇到这个中年妇女，清月总是眼帘低垂，毕竟她要隐瞒在颜玉家干活的事，时刻担心她的事会在居委会这里露馅。她撒的谎就像月夜里投射在地上的身影，时不时会叫她心惊胆战。一拿到救济金，清月在心里几乎就变成了自省的哲人，她低头红着脸，知道自己成了以前她鄙视的那种人。她强作镇定，刚想悠然地拉门出去，中年妇女顺手塞给她一张通知书。黑色的字像乌黑的头发一样，在纸面反着光。她匆忙读了几行，不觉暗吃一惊。整个纸面笼罩一种审讯的气氛，令人心里冷飕飕的。为阻挠领救济金的人暗地打工，居委会加快了行动。通知书上的口气特别强硬，能看出写稿人的情绪，由震惊转为愤怒了。说来也怪，平时辖区里的穷人免不了窝里斗，可在骗救济金的事上倒很齐心。哪些人暗地打工又领救济金，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，谁也不会去居委会那里叽叽咕咕坏别人的事。居委会呢，真是懊丧极了，明明知道工作有疏失，偏抓不到有人打黑工的证据。只得叫领救济金的人，每天下午来居委会报到。钻空子的人马上体会到了这招的厉害。

颜玉总是给清月灰暗的生活涂上色彩，得知居委会的新招，她慷慨地把清月的干活时间从下午调到上午。清月把事情刚安顿好，居委会又采取了新的行动。清月不得不与居委会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。有时清月骑车刚到颜玉家，居委会的人就冲到清月家的门口，看见门上挂着一把铁锁，便怒不可遏地给她打电话："你现在在哪里？"她回答时的声音还算镇定："我去市中心买点东西。"居委会的人说的话毫不留情："你马上回来，我们在你家门口等你！"清月赶回家时已经是一身臭汗，见她像少女做错事似的站在跟前，怀疑才在居委会的人心里暂时终了。遇到这种事，颜玉无一例外都给予谅解。所以，清月经常怀着歉意延长干活时间，或在商定的休息日来颜玉家做事弥补。还算

好，在颜玉家炊火熊熊做饭时，居委会的人只给她打过一次电话，她用"我在陪父亲看病"一句话就搪塞过去了。

二十一

小帮会管恋爱叫"湿鞋子"，大概跟"女人是祸水"这句老话有关。不过大家都掌握了用贬义词说高兴事的调侃风格，嘴里一个劲抱怨"鞋子湿了"，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却比谁都高兴。马林在恋爱上的得手，逼得小帮会的人成天找他请教秘诀。他呢也不避讳别人对他的颂扬，索性为大家写下一首顺口溜：礼物经常送

生日记心中

赞美说时脸严肃

女孩再傲也心动这首顺口溜简直像巫术，叫大家推崇备至，它确实叫大家争相进到恋爱的登山期。只要校里有值得大家注意的女孩，小帮会都会认真加以讨论，直到某个人恍然悟出谁最有希望，于是五花八门的主意便一齐掷向最有希望的人。说来也怪，小帮会众口一词的审美观，一直对我影响甚微，除了偶尔表示一点不真挚的赞许，心里其实盼着杨倩能对我绽开她的笑脸。只要放学遇见她，我便用指甲狠掐着掌心，默然撑着身子往前走，直到我的肩膀突然被马林捉住。通常他会故意用右手打出一串响指，装着没看见杨倩，大声说上一堆没油盐的玩笑话，什么"你还惦着杨倩啊？你还不好好准备考试呀？！"，什么"我就知道你心里忘不了杨倩，是吧？"我被他说得神色慌张，嘴上虽然责骂他瞎说八道，脸和脖子却骗不了人，马上一齐变得像红枫叶似的。

马林漫不经心的玩笑话，确实把什么东西逐进了我和杨倩的心里。不知是哪一天，杨倩张开薄帘般的双唇，问我能不能送她回家，"我们巷口老有个人对我不怀好意。"我当时傻乎乎的回答简直像她说话的回声，"你们巷口有人对你不怀好意呀？"最后还是伸着懒腰过来的马林帮了大忙，"你算找对人了，他护驾绝对没问题。"他用手在我背上狠推一掌，于是我像一只被击打的球，准确蹿到她的身边。

她的皮肤里藏着丝绸一般的光芒，耀得我不敢好好看她。那天我初尝到和女孩单独走路的滋味，知道了什么叫作视而不见。望着严严实实的放学人流，我感到他们都退到了远方，就像远山一样只残剩下了淡淡的轮廓。

第23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3)

那天我陪她走过巷口，就不好意思再往前走。不知怎的，我开始害怕起她的家人。她呢表情还是那么镇定，不觉得我走在她身边有什么奇怪的。我问她怎么没遇见那个坏人，她的回答显得极自然，"他不是天天等在这里，他也有情绪吧。"后来送她的次数多了，我才意识到那个坏人是她杜撰的，不过是找个借口接近我。就算我们到了搂搂抱抱的程度，她依旧不肯承认那是骗局，"你陪着我，他当然不会出现啦。"我确实被她嘴硬的样子迷住了，意识到扑朔迷离也是极迷人的个性。

二十二

我母亲的惊慌情绪大概在蔓延。当我和杨倩暗暗发誓永不分手时，母亲做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。

我和杨倩原本是定了原则的：暗地不做一件上床的事，在同学面前不说一句恋爱的话。我们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唱歌，大概出于歌迷的责任感，唱到后来就变成周杰伦和林依伦的对垒。只要我说林依伦有什么不好，她就气得大声为他辩护。她个子很高，在我坐的地方来回蹀躞时，就像一只颇见风致的烟囱在移动。只要感到她被说得胸膺窒闷，我便主动替周杰伦认输，把她逗得哈哈大笑来收场。等到大了我才明白，可别指望一对恋人能干出什么有价值的事。按照两人定的规矩，输的一方要花钱。她喜欢从不同角度拍摄她的脑袋，这样我可怜巴巴一点钱，全砸在玩大头贴上。两人在电脑跟前玩得忘了形，便在大头贴上留下了恋爱的把柄。不少张圆形大头贴里，我的脸像冻僵似的靠着她的脸，那种眼睛像嵌在门板上的傻相，我发誓恋爱前是从没有过的。

大头贴一沓一沓被我放进小屋里，变着法子在抽屉里东藏一些西藏一些。我把她的独照和扭扭捏捏的合照，按时间顺序夹进一本书里。平时我一人在屋里从来不笑，做作业累了便乖乖卧在床上休息。

自从大头贴在抽屉里占据了一角，睡觉前我便弄出合照来翻看，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弱声弱气在屋里傻笑。活了十几岁，学业就像凶相毕露的狼，差点把我笑的本事都吓没了！我为两人画了一幅又一幅画，仿佛是在描绘未来婚姻生活的美妙蓝图：适合居住的房顶上画着壁炉的烟囱，门前画着小心翼翼前来探访的父母。这些画就像为那些合照配的心曲，睡前眈一眼就会令我心潮澎湃。

母亲平时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督促我的学业，我呢面无表情倒也不难堪。不过有一天，母亲扮演的角色真叫我不安了。一开始我被她说得糊里糊涂，"唉，我到了下放那会才和你爸谈恋爱，上学那会可是什么也不懂。过了这么多年才发现，人哪，还是岁数大点谈恋爱好。"我趴在桌上听她讲话，本来是横着心一句也不进耳朵，但她大声小声说了几十句，真正的意图就隐约可辨了。我只记得自己装着若无其事，心里已经惊慌失措。"唉，我说小楠，我总觉得你心里好像有事，能不能跟妈痛痛快快地说一说呀？"她觉得该是两人袒露心扉的时候，我却慢吞吞地噘着嘴，"我没什么心事，就觉得学习压力大。"

到了吃饭的时间，父亲把眼睛睁得老大，总是循着我的头发往脸上看，看得我额上沁出豆粒大的汗珠。他时常猛扒一口饭，就那么含在嘴里停住良久，最后醒了似的摇一摇头，才慢慢用牙齿咀嚼起来。等我十分艰难地吃完饭，马上进屋把大头贴找出来，定睛一看，心里暗叫一声"糟了"，这沓大头贴的顺序明显被人翻乱了。我停在那里想了一想，明白恋爱的事彻底露馅了。当时我产生了非常抵触的情绪，"简直是小市民一个。"甚至心里冒出要母亲道歉的念头。不过班主任平时说的话还是很精辟，她把恋爱的学生说成奸和贱，通过成天的捉奸拿贼，叫我这种人也觉得自己做了见不得家人的事！

第24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4)

整整有一周，我如履薄冰地等着父母发怒。如果健壮的父亲绕到我背后，我便本能地感到惊慌，怕他噼噼啪啪朝我一阵暴扇乱打。吃饭时我必须憋足一大口气，才能挺住母亲神态悠闲的旁敲侧击。光看表情，三个人都显得没什么心事，其实彼此心里都有数。以前从没见父母演过这样一场戏，两人都佯装不知，但话里无处不对学生恋爱鞭挞讨伐。我苦等一周，预备父母朝我倾泻的千百枚怒弹，始终没有一枚朝我飞过来。可是母亲的叹气，甚至她动不动和父亲的拌嘴，我听得很明白，就像秋天落叶的沙沙声，已含着隐隐幽幽的哀怨。

二十三

清月动身前又来找颜玉，她忐忑不安的心又被颜玉洒上了阳光。颜玉知道，清月要到外面借到这笔大钱，说不定要把整个自尊都搭上。于是，颜玉扬了扬好看的眉毛，叫提心蹑脚来她家的清月放宽心，她说："家里这位置就是你的，等你忙完儿子上学的事，还是来我这里干。"

这些天，清月的白肤被太阳晒得灼伤似的通红，为了儿子，她几乎把自己当降温的凉水，成天泼在滚烫的柏油路上。清月对儿子无私的爱，加剧了颜玉的耻辱感，这些耻辱原本在心里是睡得死沉的。

婚姻对颜玉来说，至今只是亲朋好友的建议。每年过春节，她都会产生幻觉，被冰雪覆盖的内心重又显露出对情感的渴望，但每次维持渴望的时间都不长。她已经降低了作为绅士的标准，每次撑着心情去相亲，感觉必须戳瞎眼睛才能真正满意。五花八门的男人至少有一半牙齿黑黢，光是说话时嘴里散发的口臭，就叫她坐不住。说来也怪，她渴望的男人品德偏集中在穿得乱糟的男人身上，但这些所谓的老实男人，目光又那么不自信，令她大跌眼镜。好吧，当她把出路搁到衣着体面的男人身上，品德问题就出现了，多才多艺的家伙喜欢画蛇添足，谈着恋爱还要四处留情。她已经忘了有过多少次的失望，反

正她四十来岁的生命只被事业磨得发亮。经常地，她心底会陡然涌起一股激情，除了用手搓揉发胀的太阳穴，通常她只能抱憾终日……

二十四

父母曾把我和杨倩的事看得很重，不会只平平静静地记怨，等到半个月下来我谈笑自若了，麻烦事才真正来临。

有一天，杨倩和我拐进一条小巷时，不知不觉流了眼泪。泪光中，她的眼睛看上去像漆黑的深渊。问是什么事叫她如此愠愠难受，她只挤眼赶了赶眼里的泪。哭后她的笑十分干瘪，不像平时笑起来让人觉得是一份很厚的礼物。末了她只轻描淡写地说："可能是我太大意，叫我妈发现了我们的事。"这句话马上叫肃杀的气氛层层围住了我们。我傻了一会又试探地问："你妈打你了？""比打还厉害。"我愣愣无神地张开嘴，但没有声音。"她不会打我的，她爱我，但她的爱就像砖头，一样能把我砸死。"接着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，她母亲最近在跟踪她，"你能想象得到吗？她有高血压，每天却花几小时跟踪我，闹不好就会半路中风倒下……"说到最后，我的心再也宽不起来，她提议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那天分手的时候，我就像一个稻草人在街上站了很久，感觉街上的噪音比哪天都凶猛，梧桐树叶也哗哗地朝我哄笑着，路牙上的石头仿佛也像我似的感到了痛苦。站在街上，我的脑子一时忙不过来，杨倩的话越想越叫我生疑。她真替母亲想得周全呀，我在她心里的轻飘不就全衬托出来了？

二十五

清月站在码头凝视着四周，看见岸边停着一溜仰脸朝天的机帆船。不少江鸥跟着劈浪的机帆船舞上几圈，便到船尾啄食被螺旋桨搅昏的幼鱼。

第25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5)

她是第一次出省，在空气清新的江面向东行驶了一天。虽然是大热天，江风吹拂的夜晚会冷得令她缩肩偻背。从舱门透进的风，就像一大块冰扣在她脑门上。天刚麻麻亮，船上就像过节似的人声鼎沸，气氛热腾。整个白天她喜欢泡在后甲板，看着簇簇白云，看着腰带状的江堤，不加掩饰地露着兴奋。她从来没有这样整小时地看着水，看着看着就觉得水挺神奇，分明在给她演一出武戏。白亮的浪花像戟又像镖，忽上忽下在追逐着什么。排浪分明是个说书人，故事开场前，朝她这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鞠一鞠躬，点一点头。江浪的哗哗亮嗓子，此刻有着超凡的魅力，即使她心里媚态横生，也装着与它素不相识，不敢对它贸然吐露什么。到了傍晚，几颗疏星仿佛从天的裂缝中钻出来，像几只小兽朝这条东去的轮船好奇地张望……

清月平时见的最多的，只是熙熙攘攘的人流。就算到了天高云淡的秋夜，她居住的城市也看不见灿烂的星河，铅云每天俯冲一般掠过她家的屋顶。什么是北极星啊，金星啊，火星啊，她只能叫儿子把眼皮合上想象一下。三十年来，她多么想出门看世界，结果都是一场空。现在，年轻时曾在心里嘤嘤响过的念头，又从心里神秘地爬出来，委屈在借钱这种寒碜的事里。一路上，她的心就这样一腾又一落，风景从来就没有这样迷住过她的心。有时她呆若木鸡，眼睛盯着丰饶的堤岸、山脉，心却在审察自己的生活。江道上布满淤泥冲积成的绿莹莹的沙洲，一棵棵幼小的杨树挺立在齐膝深的水中。她甚至望见一棵形状怪异的老松树，长在北岸一座古塔的尖顶上。当看见一艘汽渡满载着汽车向对岸驶去，她不免大吃一惊。她意识到自己虽然住在城市里，但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。她就这样站在后甲板，用眼睛送走一个又一个港口，船行到九江码头她才突然醒了过来。

她整个身子向前倾着冲向出口，人到一定岁数反应就是慢，船行了快一半路程，她才意识到每次下上船的人为什么那么多。坐船的人

别无他事可做，便把热情都倾注在每个港口。五十分钟的停靠时间，足够他们跑马观花似的游城赏巷。清月说不清浮现在她眼前的是九江哪条街，她发现船上的人在城里蔓延得很快，迎头碰上，彼此都意会地点点头。到处是既旧又褪色的老楼房，城区给人萧瑟暮色的灰暗感。迷离恍惚中，她跟着下船的人在码头吃了点东西。码头上最受穷旅客器重的就是吃的东西。清月在心里一算便恍然大悟，原以为路上带方便面最省钱，想不到与赴码头吃东西的旅客相比，她就显得大手大脚了。一纸碗方便面合四元，够她赴码头吃上两顿热腾腾的小吃。许多小吃摊就着老宅的屋檐往路上伸出一个布棚，再垂挂一个小黑板，黑光点点的人便乌鸦似的停在那些粗木桌旁。看懂这些，清月的心情就舒畅了。每次靠岸她的动作奇快，她边走边揩着脸和脖子上的汗珠，觉得沿途剩下的几座城镇，她是非上岸去逛逛不可的。当她回到睡觉的舱室，里面的人像个个认识她似的，忙不迭地跟她搭话拉呱，难得叫她有沉默的时候。谈话中她发现自己的家史存在着漏洞，除了把籍贯归到要去的那座小城，她不确切知道自己算哪里人。她只会讲普通话的烦恼，在舱室里陡然出现了。她必须一个音也不放过，才能勉强听清舱室里的人在说什么。他们操着五花八门的方言，生怕她不清楚他们家乡有多好。这些说辞越是夸耀，就越叫清月对自己居住的城市没了底，她对那座城市的感觉早已变得愚钝。她每天在人群中来来往往，显得那么孤独，只要想办成什么大事，她发现遇到的麻烦总是无底洞。不像这些操方言的人，也许成天守着破旧衰败的小城，或牛蹄嗒嗒的田埂小路，但他们的心里装着令她羡慕的骄傲。

第26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6)

说不清自己是哪里人可尴尬了，同舱室的人一致提高了嗓门对她说，"你住过的地方不能算老家。"她张口结舌，不晓得怎样回答他们才好。后来，轮船离港的汽笛声叫她想起了什么，她鼓着勇气嘟哝道，"对了，想起来了，老家应该在江西。"舱室的人都愣住了，因为船即将驶出江西境内。"原来是江西老表啊。"甩掉了没有老家的惶恐，她轻松了，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。但有人不善罢甘休，目光一直盯着她的脸，终于开了腔，"你去过老家吗？那里还有亲戚吗？"这个问题惹得旁人也好奇地调过脸来。她无奈地摇摇脑袋，于是把从父亲嘴里道听途说的那些家事，统统说了一遍。

她像个瞎子在自己的家史中胡乱摸索。据说在清末那个混乱的年代，原来在江西的祖先差点被赶尽杀绝。出于恶毒的心理，家族中有一个高官被人诬陷了。当灭九族的圣旨呼哧呼哧在路途传递时，有一家人把财产统统变卖，上了一条顺流东行的乌篷船。丑陋不堪的乌篷船里什么也不缺，他们拼命催着船老大昼夜兼程，计划起码要驶到上海附近。但船刚驶进江南地界不久，就把船老大的鼻子气歪了，他指盼着多挣一些银两，结果不争气的木船竟漏了底。这家人只好把东西统统搬上岸，船修好还要好几天。在人头攒动的码头，他们吓得声音都变了调。长者在岸边踱来踱去，最后他嘴里吐出抿着的一片茶叶，决定带全家人去乡下的马口小镇定居。事后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。马口小镇住着许多外来的裁缝、商贩、剃头匠等，不会对到处乱跑的人家好奇。他们改名换姓，算保住了家族中这一支人的命。到第二代，儿女们就不慌不忙了，心里没了障碍。老三不顾一切要离开马口镇，他只带着父亲的假姓过了江。没有几年，他因做生意便应有尽有，在一个叫圻州的大镇安顿下来。他对后代的精心安排也都徒劳了，这一支的后代都莫名其妙地要离开父辈居住的地方。

清月的祖父就是搬到圻州这位曾祖父的三儿子，他对做生意一窍不通，他背着文弱书生的名声迁到两三百里外的将堡镇，当了一名教书匠。清月的父亲脑子活络，就是不肯在将堡镇娶妻生子，他早就放出话来，要娶个有模有样的大城市人。五十年代他响应政府号召去了西北兰州，因他的胃受不了北方面食，后来辗转到上游一座城市。那里林木遍地，到处是叫人赏心悦目的梧桐和香樟树。每个周末，他都不声不响溜往各个景区，对那里的景致赞美有加。也许命运在跟他搞笑吧，他在那座城里娶了一个从北方小镇来的姑娘。至今在清月身上，仍能寻迹见到北方血脉的种种风貌。比如，她的鼻子挺拔有力，不像江南人的鼻子细小瘦棱。她的额头像海边的峭壁高耸，特别像孤零零坐着的思想者。

当她像得了祖先的大恩大德，喃喃地说完家史，发现他们看她的眼神都变了。他们用欣赏又疑惑的目光凝视着她，一种想了解她近况的强烈愿望便滋生出来。直到这时，清月才突然清醒过来，与充满传奇色彩的祖先相比，她是真正落了下风。于是，刚才还在心里绽放的明灿华光消失了。关于她的近况，他们连起码的轮廓也没得到，她只推说太累便上了床。她睁大眼睛躺在狭窄的舱床上，开始掂量她下船要去找的那家人。最后整个夜晚涨满她脑袋的，都是对自己命运的喁喁祈祷……

二十六

记得过完周末，我心里痒痒的又去找杨倩。她的眼里依旧滚着泪珠，"你让我和我妈都歇一歇，好吗？"我吧嗒吧嗒舔着嘴唇就是不吭声，因为我不确定她想的真是这么回事。后来她终于忍不住了，说出来的话就像夯在我脑袋上的一记闷棍，"都是你父母惹的事，他们要不告诉我妈，我妈也不至于这样疯疯癫癫的。"

第27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7)

"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"那时，我脸上的表情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。我怎么还能在她面前呆得下去呢？她把令我丢脸的事又说了一遍，听起来就像用声如洪钟的喇叭在广播，这声音马上叫她如愿以偿。我触电似的跳起来，一口气跑出一站多路。一边跑心里一边嘀咕："完了，杨倩要把我恨死了。"

回到家里，我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愣愣地望着母亲不知该说什么。"小楠，你怎么啦？没什么不舒服吧？"那时我并没有想出合适的话，只是从鼻子里哼出一声明显的轻蔑。

"怎么？你……"

"哇--"我心里藏有的万滴泪珠都争着要涌出眼眶。男孩的哭真是伟大，母亲马上像碰坏国宝似的坐立不安。"不要哭，快告诉妈，你受了什么委屈？"于是我就边哭边嚷着道出对父母的不满。听完，母亲一步步地走到窗边，在那里幽幽地说着话。"你以为父母会陷害自己的儿子吗？"母亲的话一下叫我的眼泪凝住了，但我依旧干吼道："那你干吗非要把事情捅到她家去？！"

"她母亲一样不会害她女儿呀！"

"你知不知道，她家乱成一锅粥了！"

"可是如果我不说，万一……"

"就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你太小看我们，我和杨倩才不会做那种事。"

本来是简简单单反驳母亲的几句话，没想到一字不差预见了事态的发展。没几天，连我父母也赫然一惊，杨倩家真的乱成一锅粥了。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晚报刊登了杨倩和她母亲较量的事，文章里有母女较量的所有细节。记得那天，学校附近报摊上的晚报被抢购一空，报纸几乎辗转到学校每个人的手里。我注视着报纸上的文章，忽然心

里一阵愧疚，意识到为了不叫我担心，她以前的抱怨还是相当笼统的。晚报用楷体字发表了杨倩致母亲的公开信。致母亲的公开信

如果母亲不能满足以下条件，我宁可上街当乞丐也不再回家！条件如下：

一、　我每天必须有一小时自由活动的时间；

二、　我每天有看半小时电视新闻的权利；

三、　不许对我跟踪盯梢；

四、　不许擅自撬我的抽屉，偷看我的日记和与隐私相关的物品；

五、　允许同学来串门，对他们必须礼貌相待；

六、　不许给我规定考试必须达到的分数；

七、　不许拿我的缺点与别人的优点相比较；

八、　不许给我请家教或逼我上校外的强化班。对杨倩把事情捅到报纸上，班上同学都是欢喜的，因为她寻觅出的那些道理，平时也藏在大家的心里。那几天，阵阵快意涨满了大家的胸口。马林甚至兴致勃勃地打起赌来，平时只把兴趣放在打架、逗女孩等窄沟里的人，居然也想在教育的大问题上抓住点什么。差生们纷纷赌社会舆论站在杨倩一方还是家长一方。不知是不是为了安慰我，马林满怀豪气，在杨倩身上押了一百元。刚开始报纸上争吵的架势很大，成群的教育家刷拉拉写起了文章，舆论就好像一条海船在向一个神秘的方向行进。

"你看着吧，你的小情人最后怕是要挺不住的。"平时出语极为谨慎的宋池，有一天突然抑制不住激动地对我说了这句话。我留神倾听，觉得事情的结局的确事关我的人生。这场争论最后被一个大学教授一锤定了音，他是省高考委员会的主席。据说他灰扑扑的一张脸，成天出现在各类高考作文强化班上，台下挨坐着满满的学生，等着从他牙缝里挤出应付考试的各种绝招。他的文章写得横横霸霸，腔调倒颇似喜欢插腰说话的马林。从杨倩致母亲的信里，他捉到学生厌学的踪影，把杨倩比作扑向教育制度这盏大灯的飞蛾。他又捉到杨倩母亲

挤缩在心里的私欲，母亲很慈祥地爱女儿的做法里，含着把子女当私有财产的念头。于是他既扮白脸又扮红脸，把母女俩既打又揉，结果读者各得其所。最后，他冷不丁抛出《高考是维护公平的神灯》一文，叫争论的大雾从报纸上消散了，连反对他的人也像蜡像一般不吭声了。我看出不论什么只要落到他手里，就变成泥不泥水不水的一摊东西，他是名副其实和稀泥的高手！

第28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8)

冲击着每个学生眼睛的报纸，很快无人问津了。马林指望杨倩的事能在学校汇成争吵的洪流，为我们这些差生打开一个缺口。当报纸把教授权威的结论传达出来，老师们变得乐不可支，有好几天没见的白眼，又重新回到我们这些差生的头上。班主任又可以斥责杨倩是"良心长在了脊背上"。她背着手在教室里迈着缓步，那看着差生和优生的目光又是有冷有暖。

"你们要好好检点自己，别老去挑父母的刺儿。"她暗示杨倩这种学生是病得厉害，病得把好心当成驴肝肺。有一天，她干脆把我从坐位上叫起来，忽然心血来潮地问："对杨倩对抗家长的事，你是持什么态度？"她大概摸清了我和杨倩的关系。马林等人兴致勃勃地为班主任的提问叫好，他们哄闹的心思一下被从上课的郁闷中唤醒了。我像牛似的不停用鼻子发出"嗯--""嗯--"的长音，舌头不知该怎么执行心里完全相反的命令。如果用逢迎的口气说赞成老师的看法，这个评价马上就会被马林等人说给杨倩听，他们是太喜欢恶作剧了。如果不加掩饰地说出心里话，我的处境又会雪上加霜。

班主任教的语文课，就像遮在我心头的一块乌云。我经常在下午放学时被她留住，一开始我还傻乎乎地问她："什么事？"后来才明白，凡是她认为需要敲打的人，放了学就像落入她网里的一只猎物，被迫去背诵味同嚼蜡的课文。她对这些课文是依依不舍的，连饥饿也不能把她和课文分开。所以，到了吃饭的时间，她依旧一脸的陶醉，不叫我们背得只字不差，是不肯考虑放我们回家的。我经常背得万念俱灰，渐渐落下看见语文课文就出冷汗的毛病。

那天，记得听见远处海关大楼的钟敲打了五下，我感到班主任呼出的气正吹着我的颈子，就在这时，阴阳怪气的马林突然解了我的围。他哼着鼻子在座位上嘀咕，"陈小楠快说，别装蒜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。"班主任苦笑地扫了他一眼，径直走了过去，"那好，现在

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"马林把拥得皱巴巴的衣服拉抻着站起来，轮到他当那颗孤星了。所有人都知道他倔强得很，他的回答确实比谁都干脆，"我没见过比杨倩更乖的女孩了……"班主任的脸马上白了，"你不用说了，放了学你给我留下来。"

马林留下来背书的一举一动，都引起我们这些差生的兴趣。他把时间都漫无节制地花在句子间的停顿上。"结--庐--在--人--境"，他一个字比一个字吐得慢，最后假装脑子很忙的样子停下来。他停的时间很长，叫人恨不得在他脑壳钻个洞朝里瞧一瞧。班主任起先不急，幸灾乐祸等他半天蹦出一个字来把嘴撬开。他样子苦恼极了，班主任当然把不住他心里的玩味。他就像到期故意不缴房租的房客，结果房主不得不把房客赶走。班主任在颠颠倒倒停停顿顿的背诵面前终于失了耐心，把他赶回到坐位上记熟重背。马林这家伙的确有种，哪怕在坐位上呆了半小时，只要班主任叫他开始背，便又凝注全神，装模作样地慢吐停顿起来。陶渊明的一首《饮酒》背到末句"欲辩已忘言"，少说被他折腾个把小时。他和班主任是在拼谁能抗得住饥饿呢。每次背到后来，班主任再气也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，把他赶回家了事。马林呢压根就像没什么事，满脸笑盈盈的，还要凑到班主任跟前说上一句"谢谢老师啦"。

二十七

清月要去找的表姐叫戴琪，从未见过面的表姐夫叫傅洋，傅洋的岳母与清月的父亲是亲姐弟。年轻时清月的父亲帮傅洋制服过乱蹦乱跳的命运，沉默寡言的傅洋年轻时喜欢打牌，为体会牌桌上的最后胜局，经常凌晨归家。没想到戴琪也是敢作敢为的烈女子，她上床休息前把门给反锁了。傅洋回家叫门只得嘴上抹蜜，"喂，乖老婆……"门依旧是不动的。直到一团烈焰从傅洋心里腾起，把门上方的透气窗砸开，翻爬进去。见到悠悠忽忽装睡的戴琪，开始他还能挂着歉意的微笑，在屋里走动还蹑手蹑脚。到后来，他叩门时完全是咬牙切齿，等到他一头闯进漆黑的屋里，揪起戴琪就是一顿暴打。戴琪说的道理简

单有力，她这辈子可不是为他打牌效劳的。戴琪为维持尊严便用指甲反击。结果天亮了上班，傅洋脸上多了指甲印，戴琪则鼻青脸肿。

第29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29)

有一天，他照例打了戴琪，她的态度倒变得温和，但说的话吓他一跳："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"这句冷冰的话，令傅洋突然觉得自己十分脆弱。他什么都想过，就是没有想过戴琪会提出离婚。戴琪抱走一床被子，当晚就住进办公室。接连几天他去劝说，她的脸上都面无表情。她说："跟你回去，和以前能有什么两样呢？"于是傅洋使出对女人奏效的一招，开始咒骂自己："以后再打你，我就不是人，是狗日的。"

"可你玩起牌来，就六亲不认呀。"

他犹豫了一会说，"以后保证每月只打一次，行不行？"

"……你能肯定？"

"肯定！"

最后，委屈在戴琪的心里炸开了花，她伏在傅洋肩上哭成了一滩水。但事隔不久，戴琪又体会到了傅洋玩牌的狂放。他玩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她寄予的期待又渐渐成了泡影。当他夜半三更又在门口高声大喝："你他妈快给我开门！"许多天来压在她心上的失望，便汇成一个决定。有天半夜，他发现门没有锁，他惊愕不已地想，妻子又使出了什么新招？等他恍惚中有些清醒了，看见细瓷白碗下面压着一张纸："我回娘家了，这回分定了。"他启唇弄齿，起初发出的是并不在乎的声音。当他迎着空荡荡的卧室，吸着她留下的矜持又孤寂的空气，才感到情况不妙。他不敢多耽搁，天一亮就变着法子去岳母家劝说戴琪。

"别这样，这有多大事呀？"

"是吗？"

说完戴琪慢腾腾地走进房间，砰一声把门关上。"那好吧，你要我怎么改都行。"为了听到门里的声音，他弯下腰来，把一只耳朵贴在木

门上。按岳母的话来说，他太为难她的女儿了。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，他只能悻悻然回家，路上迈着像满地乱舞的枯叶的步子。

等到再次上门，连岳母的脸也冷若冰霜了，"你，你还是请回吧。"他流连了一会，只得从屋里退出来。他不知道怎么才能给戴琪受伤的心敷上一层膏药。没有了她这个人，他不知道干什么还能有意思，连打牌也无精打采。自从戴琪关上了那扇门，他再也没能和她说上一句话。屈指粗粗一算，半个月都冷寂地过去了，他明白必须请戴琪的舅舅出山了。戴琪的舅舅就是清月的父亲，他除了骂傅洋"混蛋"、"糊涂虫"，在劝和这件事上没有片刻迟疑。他把事情暂放在肚里不说，连着两天去姐姐家里吃饭，但把脸一直沉着，直沉得姐姐慌了神。平心而论，她从没见弟弟这么郁闷过，觉得自己有义务叫他把心里话一吐为快。结果在姐弟的交盏对饮中，她肯定了女婿的大部分优点，"但打牌对婚姻绝对致命……"，他咋了下舌安慰姐姐说，他已经有了一个好主意。

起先她只是睁大眼不相信，后来便一句话也不说，直到他拿起插在笔筒里的钢笔，当她面替傅洋写了一纸担保书，保证督促傅洋改掉打牌的毛病。最后，乐不可支的傅洋，努力把家里收拾干净，把笔挺玉立、表情结霜的戴琪接回了家。清月的父亲心里明白，光对傅洋指责埋怨没有用，他筹划好了叫傅洋跟他学木匠活的事。

清月父亲的一手木匠绝活，纯粹是小时候看出来的。很奇怪，他小时候哪怕学习上再心烦，只要一看见镇上木匠的作坊，心就变得挺宽慰。那时他在门口没完没了地观看，最后感动了木匠师傅。木匠说他的一双小手模样不错，可以进来试试。于是别人感到索然寡味的杂事，如在木头上弹线、粗刨或锯木头等，他却兴趣盎然，只要一有空就替木匠干起来。瞒着家里干了几年，他终于可以打家具了。他父亲饶有兴致地看他做完一只木板凳，二话不说，为他配齐了工具。他父亲说你想打什么就打什么，但木头要靠自己找。于是他成天快活得眉

开眼笑，看着靠各路朋友收集到的旧木，他能不快活吗？渐渐他忘了自己还是个少年，在自己的小屋里过起了鸟笼似的小木匠生活。

第30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0)

傅洋一开始学木匠活还有些忍气吞声。戴琪的舅舅是个严厉到家的师傅，傅洋即使被说得怒火腾升，也只得死死压在心里。有趣的是当傅洋打出了几样小东西，一种奇异的乐趣便在他心里汹涌澎湃了。结果他老盼着能弄到一点木头，把它们变成一件像样的家具。傅洋在木匠活里陷得越深，他的婚姻就越稳固。他成天与牌友的隔绝，叫戴琪心里有了幸福感。她睥睨他的神态渐渐收敛了，望着满屋傅洋打的各式家具，发觉自己比过去更喜欢他了……

二十八

杨倩的事轰动过后，更滋长了校内同学的想象力，各种传闻一下收紧了我的心。不少传闻都一齐把杨倩母亲放在战败的位置，除了不许杨倩恋爱，报纸用楷体字刊出的条件，她母亲逐一照单接受了。据说她母亲还翻出银行的旧存单，把户主的姓名都换成杨倩，免得她哪天和母亲吵架出走时身无分文。也有人说她母亲见了报，就天天跪在家里烧香，完全不进一粒米食，面前只摆着一大洋瓷缸的茶水。佛就算有再大的法力，也无法叫她母亲的肚子饿得不咕咕叫。等到她母亲捂着肚子低声呻吟，望着母亲那充满期待的眼神，杨倩只得神色慌乱地改了主意……

同学中有谁不想自由地跨出家门呢？不管这些传闻是不是实情，相信杨倩得胜的人很多，逢到遇着与家人冲突的事，心难免像车轮又轱辘辘地碾着杨倩的事，恨不得自己能心狠如匪而大获全胜。说来也怪，同学们不称心的时候很多，敢做叫家人吃不消事的人却寥寥无几。平时温文尔雅的杨倩做出这种事，在马林看来也不算平常。他总是用手抚摸着胸口对我说，"没想到这女孩还挺烈啊，难怪你驾不住她。"

自从把家事捅到报上，杨倩头上就梳起两个翘得高高的马尾巴，彻底衬出她的神气。我偷偷跑到报恩寺把心愿立了，只等着她挣脱被

母亲拴牢的心。没想到打完母女之战，她见了我就像一只麻雀见了人会到处躲。就算躲不过与我寒暄两句，话里也添了有距离的腔调。我顾不了她的话有多冷，甚至把她投来的冷眼当作美酒来畅饮。我尾随她的做法成了本能，一旦她认出背后是我，便赶紧拉上一个同学和她并排走。偶尔我在路上单独截住她，她就会朝我大声嚷："陈小楠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"

"我，我只想搞清楚你到底怎么啦？怎么好好的就变脸了？"

"中学生谈恋爱麻烦事太多，我不想谈了。"

"那……"没等我把心里的问题一个个问完，嗒嗒嗒，她的一阵脚步声便像一阵浪声把我的问题吞没了。

我努力把自己的心冷却得像一块岩石，但一见到她姣好的容貌和气质，原本死了的心又难免复活。我偷偷和马林一帮喝酒消愁，场面比以前更壮观，一人拿一瓶啤酒使劲碰出"当""当"的声响，"干！""干！"的吼声不绝于耳，不一会就有人喝得眼睛连缝也没有了。马林老摸着嘴上的几根胡须怂恿我多喝，"不骗你，和朋友喝酒是最能消愁的。"有一次宋池呃一声打完酒嗝，忽然大声对我说，"你他妈就是个软柿子，叫小女生给捏成这样。要换了我，不把她揍得求饶跟我好才怪呢。"没想到马林两脚一并蹿到宋池跟前，没好脸色地张口就骂："你他妈懂不懂什么是感情？你要他妈那样欺负小女生，你还是个人吗？"他直视的目光使宋池马上改了口，"好好好，算我说的不对。"

有很长时间，我放学回家的路是阴沉曲折的。只要在一哄而散的放学人群里打上照面，杨倩就像一条老远望见礁石的船，千方百计要把我绕过去。有时近在咫尺，也感觉距离从来没这么远过。到了秋天，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。

第31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1)

那时学校刚禁了学生的手机，原先安安静静的门房就热闹起来。每天映入门卫眼帘的是大堆的信，本校学生也靠写信相互联络起来。在处理校内流通的信件时，门卫的做法令全校学生颇为感激。个别班主任总是戚着眉头，要求他对学生的信不予理会。他呢装着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依旧把信分发到各班的信柜里。

有一天，马林下台阶时崴了脚踝，他托我去门房拿鲁岚写给他的信。那天我正好闲得无聊，恰好没分发的信就在门房桌上，于是我手痒痒地翻看起来。我懒洋洋地望一望信封上的字，就知道蛰伏在字后面的人是男还是女，想不到好学生中谈恋爱的还不少。忽然，我拿着一封信愣住了，应该说受到了惊吓。从几行像剑麻一样张扬的字迹，我看出是校外男生写给杨倩的信。顿时一股刺痛钻进我的心里。

我闷着声，连续一个月天天跑门房，终于发现每周都有那个男生的来信。

"我靠，她还真移情别恋了。"

"没良心的小婆娘。"

于是我把积压在内心的怨气，一团一团都吐在马林的身上。有时诅咒杨倩顺便把马林也带上了，"你看你给我凑合了一个什么骚货？！现在该你看笑话了吧？"刚开始，马林只是一个劲地点头，我骂得越痛快他的头也点得越勤。不知为什么他的安慰话总是一句，"你也得允许那男生单相思吧。"后来他清楚地看到我走火入魔了，就没好气地大扇了我一个嘴巴，咬着牙齿怒吼道："你他妈有种就当面去骂她，别天天小肚鸡肠地在我面前抱怨。"

他的话一下叫我从千头万绪中理出了想法，我呼哧呼哧赌着气真去找了杨倩。她的穿衣打扮明显有了新恋情的痕迹。头发已剪短，扎成两个朝下的小羊尾。我的出现吓了她一跳。那时我不懂得分手的死

结是越解越牢的，分手之后，我还是第一次和她挨得这么拢，我想说的话已经在肚里捣腾了半个月。

"你骗了我！"

"我没骗你。"

"骗了，你脚踏两只船。"

"如果你非要这么说，你就是第三者插足，我和他认识得比你还早。"

听罢，我妒意大起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问她为什么要打扮成现在这个模样，她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："我喜欢呗。""撒谎！"我的话臊得她脸上一阵火热。就在我的嘴角气得一咧一咧时，她忽然咧开嘴说："不用你瞎猜了，他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。"我拼尽听力也没听明白他俩究竟是什么关系。"那……那我们的关系你还考虑吗？"我话音未毕，她脸上满是听厌了的表情，"你怎么又往那上面想啊？我们不早结束了吗？你怎么就不肯相信呢？"在她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语气面前，哪怕我的怒气再盛，也不过是一把没装子弹的枪而已。等到她露出一排皓齿来向我道别，我的耳朵仿佛聋得连街上的噪声也听不见了……

第32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2)

二十九

清月在跳板上迟疑片刻，她不是想看清脚下火焰般朝上涌的浪花，她的视线落在岸上"将堡欢迎您！"的巨幅标语牌上。大多数的人对欢迎词无动于衷，但清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遇见，心里便舒坦好些。她朝岸上一跳，迈起不疾不徐的步子。大概为赶头班进城的车，后面的人不一会都赶到了她前面。见大家都去翻爬一个陡峭的小山包，她不禁心里有些发憷。"我还是绕过这个山包吧。"她宁可踏着平坦蜿蜒的小路多花些时间。她循着绕过山包的小路，穿进一片杨树林。风正在林间停息，路在这里被踩得结结实实，她正疑惑没人走的土路怎么踩得这么结实，她看见了挤挤缩缩连成一片的坟头。"难怪呀。"她禁不住笑了笑，明白了那些人为什么偏要去翻爬那个小山包。

清新的空气吹到林子尽头就变了，原来那里接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大马路。当她用手帕扇着风，等下一趟公交车，不少兜揽生意的摩托车朝她围拢过来。车手在她面前把油门揿得嘟嘟嘟震响，任凭他们怎么大声喊，她就是不把头扭过去。这些人的发音奇怪，她从来没有听过，男人的嗓音尖细得像从短笛吹出。她作为外乡人的身份一得到确认，他们就竭力劝她上摩托车。她为此苦恼了一小会。最后那些买卖妇女的故事陡然在心里涌起，吓得她魂飞魄散。等第二趟公交车驰来，她才感到安全了。一辆大卡车拖着一股乌黑的浓烟，呜一声就驰了过去，烟雾呛得她差点透不过气。等她好受了，把身子对正车窗，一排排别墅似的房舍映入了她的眼帘。"老天哪。"这与她想象中的小镇完全不一样。

抵达小镇时，她发现这座小镇的人穿着非常入时。她这个来自大城市的人的衣着，在这里倒显得有点傻里傻气。路过一个小广场，她望见大城市里常见的景象：成群的白鸽扑扑扑停落在游人跟前，啄食窝在游人手心的面包屑、玉米等。看到这些，她作为一个大城市的人

的自信就溃散了，她深恐别人会笑话她。还是长话短说吧。清月从车站一出来，就照地址直奔傅洋那幢红瓦白墙的别墅。叩开门，刚报出名字，就听见屋里欢喜地叫出声来："啊，是清月，快……快进屋！"傅洋盯着清月端详好一会，终于转过身对戴琪说，"像，像她爸！"他满脸堆笑，显得慈祥可亲。他一把抓住清月的手，嘴里发出充满柔情的责怪："你怎么不告诉我们船期，我们好去接你呀。"

到傍晚，全家人都到齐，就听见餐桌上传来当当的瓷器磕碰声。她发现下江人吃饭怪有意思，盛饭的清花瓷碗小得令她尴尬。照上游人的习惯，客人怕让主人觉得麻烦，吃完一碗一般不肯添饭。她人高马大，平时米饭在胃里纵横驰骋惯了，这么一小碗米饭等于叫她的胃空得难受。尽管劝她吃菜的声音很殷勤，与上游人不一样，眼前满桌的亲戚并不主动给她夹菜。转眼工夫，高脚杯里的红葡萄酒下去了一半，傅洋摸着通红的酒糟鼻子，只顾自己说话了："危险哪，有一阵中国真是危险，我和你父亲这辈人那时候硬是靠撑啊。唉，现在总算好了……"傅洋的话令女婿打起了精神，女婿的话不算长，但比父辈要强悍得多："照现在这个架势，要不了二三十年，外国在各方面都要败在中国手下！"傅洋的外孙女像被她父亲的话打动了，她怯生生地插话问大人："非要叫他们败在中国手下吗？"她的问题好像引爆了藏在她父辈心里的定时炸弹，她的大舅哈哈一笑，然后端起酒杯正色地说："你呀，以后读了历史就明白，非叫他们败不可。"她的二舅听了高兴得嗓音几乎在颤抖："是啊，风水轮流转嘛，也该轮到我们了。"清月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些宏论，更怕暴露此行的来意。她观察着大家的表情，终于明白他们需要她。有没有安静的听众在场，关系到他们说话过不过瘾。最为沮丧的是，即使清月故意磨蹭着时间，还是最先吃光了碗里的米饭。为了不显得尴尬，她及时退出了饭桌。

晚上，清月住的房间与傅洋夫妻的卧室隔着卫生间。戴琪与傅洋的谈话虽然时间不长，清月上厕所时还是隐约听到一点。她听见戴琪冷冰地问傅洋："你弄没弄清她这次为什么突然跑过来？"

"不清楚，可能就走走亲戚吧。"

"是吗？我怎么觉得她心事重重的。"

"她怎么啦？"

"不会遇到什么事想离家散心吧？！真要那样，她会不会要在这里住很久？"

"不会吧……"接着清月听见一阵翻身的吱吱嘎嘎声，她心里一惊，连忙蹑手蹑脚走出卫生间。就这样，整个晚上她几乎都能听见客厅挂钟的滴答声。她考虑是把父亲的信交给戴琪还是交给傅洋？下半夜，她起身拧开桌上的台灯，没费多少脑筋就找到一个办法，她把可能影响借钱行为的因素列出一个表。

第33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3)

得分表

影响因素戴琪得分傅洋得分血缘关系有＋1无－1性格内向－1外向＋1待人冷漠－1和善＋1现实与否好幻想＋1现实－1知识修养高＋1低－1真诚与否欠真诚－1真诚＋1朋友圈小－1大＋1忧国忧民不忧－1忧＋1属相羊－1兔＋1

刚才躺在床上难以看清的亮光一下出现了，傅洋的得分大大高于戴琪！她照搬的是颜玉学校的办法，教师的好坏不会疏疏朗朗明摆在眼前，于是颜玉学校的教务处便想出得分表这玩意儿。听课的学生略带沉思地填完教师得分表，有的教师的苦难就降临了。教务处每年会罢掉一两位得分低的教师的课。"大家恨死这个表啦！"颜玉说归说，从没忘在清月面前感叹得分表的神奇，说它最能透过模糊的评判看到真相。也不知是什么灵感在作怪，清月用得分表一下摆脱了困境。看着两人的得分结果，她诧异得不得了，责怪自己此前糊里糊涂白想了三个小时。

三十

也许是根本没有睡着的缘故，她发现这里的早晨非常有趣。她顾不得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，趁着清晨尚有一丝冷瑟瑟的空气，去了附近最大的农贸市场。清早起来一边遛狗一边跑步锻炼的人很多，遛狗的人脸上都露着自我陶醉的表情。有种叫吉娃娃的宠物狗形象奇特，简直就是掌上的小鹿，疾奔起来也像鹿似的一蹦一跳，脚步声听起来像砸在地上的急骤大雨滴。她竭力抑制住内心的喜爱，才没停下脚步细心观赏。这种生气勃勃的小狗，她过去只偶尔见过，没想到路上一下遇到七八条。还隔着整整一条街，她就能听见农贸市场喧闹的人声。菜贩恨不能把蔬菜当奇花异卉来竞相争妍，连最普通的土豆也洗净了，光亮得像盯着买菜人的一只只黄眼珠子。她不得不违背过去买菜的习惯，尽管内心在嘶叫，还是刻意去挑选价格高的。很快，计

划中的钱数已经超过，到后来她干脆不看菜贩在卖什么菜，只考虑菜的价格体不体面。

当她拎着大小塑料袋出现在门口，头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傅洋："嗨，我说你上哪里去了--哎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"清月虽然笑着，但嘴唇仅仅像裂了一道缝："也没买什么，省得你们再跑一趟了。"戴琪望着她，笑容不太自然，她看清月买的什么看得很仔细。清月向前迈几步，动手来帮戴琪清理塑料袋里五花八门的菜。戴琪的嘀咕轻得像一只蚊子，在清月耳边嗡嗡作响："你也是的，何苦花这个冤枉钱呢，有的菜我平时都不敢买，老头子身体不好，他是什么都不顾的，越不能吃的菜他越是馋得要伸筷子……"戴琪的话令清月周身的血液骤然凝住了。她在戴琪身边站立了很久，也没找到一句合适的话。

三十一

我没见马林那么慷慨过，他越是若无其事地对我说，"你别管了，杨倩的事就由我来处理"，我的担心越是鲠在喉头。我后悔跟他说了最后一次摊牌的情景。我看见他把拳头越握越紧，嘴上不再像先前那样不停地附和"就是呀""就是呀"。从他不怎么美的眉宇间，射出的目光已像利剑一样凶巴巴的。我越是说会彻底忘掉和杨倩的事，他的唇边越是撇出一丝冷笑来，"这种窝囊事怎么忘得掉呢？！"当他在萧索的秋风中快步离开，我在他背后大嚷一声，"你要敢伤她一根毫毛，我们就做不成朋友了。"

"嘿嘿嘿，你放心，我还需要动手吗？"

只要天晴太阳出来，杨倩的脸就白得格外耀眼，就像在五光十色的人群中昂首徐行的一轮白月亮。我明知自己的努力已经徒劳，但依旧像一个对马路充满期待的叫花子。每次放学，我都忍不住把脸慢慢朝四周打量，逢到有人跟我打招呼，我竟像木头一样没有反应。杨倩见到我的反应通常是背过脸去，我呢马上涨红了脸和耳朵。我不急于走近她，心里又担心被她甩掉。四周的人群里，不时漾起像草纸搓出来的低低的议论声：

第34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4)

"要换了我，才感到难为情呢。"

"要有个男生也红着脸在后面追我，我做梦都会笑醒。"

"他最近是有些奇怪，感觉成天醉醺醺的。"

要在平时，我能听出这些嗓音出自哪些人的喉咙。但那时，我对这些话音显得十分茫然，甚至偶尔会有一丝恍惚，仿佛那声音是从杉木古琴的丝弦上弹拨出来。

别人看来没意义的事，我竟不知不觉地做了不少日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杨倩见了我不再背过脸去。她难以置信地主动朝我走来，脸上带着几分暴怒的神情。

"陈小楠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小人，居然会叫马林出面。我咒你不得好死！"

"他，他对你怎么啦？"我一时紧张得不知所措。

"你还有脸问我？"她撂下一句话，就带着极其厌恶的神情跑开了。

"等等……"我站在她留下的那片女孩的芳香中，脸颊臊得发烫。

徒步回家的路上，我感觉天光就像冰雹一个劲儿砸在我脸上。那天晚上，连上床睡觉都感到力乏神疲。第二天看见马林，他完全是另一番模样，他一边"嗒嗒嗒"打出一串响舌，一边脸上罩着一层淡淡的笑。我把双臂抱在胸前，突然质问他对杨倩到底做了什么。他安详地笑了笑，说："你不觉得今天的天气，叫人心情特别愉快吗？"我马上打断他的话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"喂，别打岔了，你到底把她怎么了？"

"你这样说话多不好。我没把她怎么样。"

"胡扯，杨倩自己来找过我了。"

"那不正是你求之不得的事吗？放心，我帮你看过了，那个男生没再来信了。"

马林一个字也不透露他对杨倩做的事。起先我气得找到一个水龙头，咕咚咕咚喝了一肚子水。大概我的模样叫他觉得挺好笑，他甜滋滋眯缝着眼专心打量我。可是，当我从低矮的水龙头下昂起头来，三楼走道上突然出现了杨倩的上半身。刹那间，我觉得这里像坟地一样寂静，周围说话的人在我眼里只剩下无声翕动的口形。她软塌塌托在双肘上的脸，一见到我马上升腾起愤怒，这时，我连朝她睃一眼的勇气也没有。我在她眼里一定索然寡味了，她挺着胸脯转身进了教室。我受不了这样的鄙视，于是双眉紧锁，瞪着眼睛，用比刚才还大的声音质问马林："喂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"他居然报以十分开心的笑，"你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干吗？"我不得不压低嗓音，"你知道吗？她开始恨我了。"

"你真傻，她恨你总比你看见她和别人谈要好吧？！"

"你这个人怎么总是大大咧咧的？"

"是吗？"他不再一味沉浸在玩味的情绪里，忽而走过来揽住我的肩膀，推着我一直走到褪色的围墙跟前才停下。这时，他脸上的神色就像一根火柴，倏地擦亮了。"本来不想告诉你，既然你这么较真，就说了算了。"他边说边看着我的反应，见我的神情过分认真，就有些尴尬地解释，"说了别在意，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话，我说："给你半个月时间，半个月后再发现你和外校那个男生有联系，我一定把你强奸了，哪怕坐牢我也会这么做。"你知道我不过是说说而已，哪会真那么干呢。"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听完心凉半截。"你真浑哪！"我大叫一声，甩掉他弯垂在我肩上的手臂，浑身颤抖，带着一张没血色的脸冲进了教室。

三十二

最难熬的时候不是白天，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，只有清月和傅洋在家，其他人都聚集到单位去了。傅洋逢着清月就用方言掺杂的普通话说点什么。为冲淡清月初来乍到的冷清感，傅洋决定丢下公司的

事，带她到镇内外各处转转。一股要报答清月父亲的激昂情绪，驱使他要给清月买点什么。

第35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5)

傅洋的命运说起来挺神奇。以前他是尽量避免丢工作，公费医疗和养老金不是很有诱惑力么？等国营工厂僵得快成了化石，他便像个无用的影子成天在厂里晃悠。跟同事扯淡是扯不出一分钱的，看着厂里萧条的景象，他不寒而栗。每次遇上换领导，大家的工资就往下降。国营工厂在市场上表现得那么蠢！天哪，蹿上来的都是危机，降下去的都是收入。他把脖子伸得再长也看不到什么希望。到外面做买卖的人多了，傅洋也动了心。有段时间，他郁郁寡欢，表情比谁都更阴沉，命运既然这样咄咄逼人，他不能再吝惜自己的才干了。几十年来他大概是第一次瞒着戴琪做了抉择，他把工作辞了。刚开始，戴琪觉得他的抉择很滑稽："这多危险呀，我们后半辈子怎么办哪？"他呢只是拉开一个又一个抽屉，哗啦啦翻着什么。说来也怪，几张压在抽屉里的家具图纸，叫傅洋感到一股奇妙的力量。看着它，傅洋顿时有了主意。他觉得自己有理由来开办家具公司。戴琪在他面前颠来倒去只有一个意见："你也没经过商，闹不好会把家底全搭上。"一时间，他成了家里的怪人，问到经营细节他就含糊其辞，叫家人不知他在想什么。

他的家具公司开业那天，戴琪心里分外难过，她对儿媳说："他脾气变坏了，什么话也听不进。"她示威似的从邻居那里要了一条小狗，"你瞧，还是它对我好。"他租了多年没人用的仓库做后场，把能弄到手的家具大样全翻烂了，就是在睡眠中他也没有得到解脱。在公司他只能做他能做的事，在梦里他把想做的事全做了。他看上去与以前的确有些两样。那些背着他耍滑头的乡下木匠，几乎白费心思。他只需定神眈一眼家具，就能看出木匠又搞了什么名堂。他扯着嗓子大叫大骂，发怒时才不管自己是死是活。后来手下那些恶棍似的人物，没等他来收拾就逃之夭夭了。他付给木材公司和木匠的钱，不到半年就连本带利赚了回来。年底戴琪过生日，发现傅洋在给她的礼物里包

了一张存折，她略微迟疑了片刻，然后就明白他们的后半辈子终于有靠了……

三十三

有很长时间，我笨拙地躲避着马林，每天在心里向杨倩致着歉。马林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跟他断交。有一次，他在文场街口一根电线杆下等着我。我站在那里一直不肯开口，后来天上就要下阵雨，我才脱了身，嘭嘭嘭地奔向一辆公交车。他屡试不爽后，把事情看得很严重。一次，他隔着很远的距离朝我径直走过来，到了跟前没再多说什么，照着我的脸扇了一耳光。有好几秒钟我愣住了，接下来在乱哄哄的围观者中，我也还了他一耳光。我注意到他竭力朝我冷笑着，说："好，算你有种！"他转身穿过人群闪开的一条道，扬长而去。

奇怪的是断交以后，他的音容笑貌反倒没完没了地出现在我的梦里。马林的确是主意不断，他居然给信插上不知从哪里拔来的一根鸡毛，把这封怪兮兮的鸡毛信直接摔到杨倩的桌上。刚开始，旁人闹不清他在搞什么名堂，但慢慢就传开那是一封道歉信。不少天来，杨倩能用眼睛对我做的事，就是狠狠地瞪上几眼。这封道歉信出现以后，她看我的目光就没平常锐利了。这件事促成我、杨倩、马林疏远了怨恨，开始吮吸着不冷不热的缄默，不论在哪里碰上，彼此心里都会响起过去碰面时说过的热乎话……

据说鲁岚对马林的敬佩也没有持续太久。到高中最后一年，她把一串串的日子从两人的缠绵中拽出来，留给自己温习功课。她开始用庄重的腔调奉劝马林："其实呢，考上大学还是很重要的……"一到放学时间，就见马林紧张地向人群张望，手里拿着昂贵的瑞士巧克力。小帮会的人见了会哄闹着，一字不漏地喊出巧克力的牌子。有人还会学着鲁岚的声音："给我吃一块呀。""去去去。"有时我从马林身边经过，感觉在鲁岚的日益疏远面前，他粗野的外表快成了一个空架子。据说马林身上很久闻不到烟味，谁也想不到为了鲁岚，他竟然做了如此摧眉折腰的事：戒烟。他采取的战术是能拖就拖。那时，班上有个

优生很会写题咏爱情的文章，大家都叫他"情书圣手"。别看他见了女孩，眼皮垂着头也低着，只要替人写起情书，没有女孩不为之动容的。马林大概被即将失恋的恐惧箍得慌了神，忘了过去对情书的鄙视，居然托那位"圣手"替他写了情书。

第36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6)

"圣手"替人写过的情书太多，有人说有四十篇也有人说有一百篇。个别情书在女孩手中忽隐忽现地传阅过，鲁岚也熟悉圣手颇为成形的情书风格。马林的情书没在鲁岚的心上留下什么啄痕，相反，倒给她留下不诚实的印象。她默笑着把情书交给自己的好友，"你看哪，这就是我们学校产的标准情书。"

马林期待的恋爱转机当然没有出现。倒是我成天隔着一定的距离，看着马林坐立不安。没想到马林在恋爱上和我一样愚蠢，硬是等到了分手的结局。记得有一天大雪纷飞，天上一直下个不停。远远看见马林恍恍惚惚在文场街路口游荡，我经过时居然见到他眼里噙着泪。亲爱的读者，我可以作证，以前谁都以为他的眼睛永远是干窟，绝容不下一滴泪珠。所以，见了这情景我心里不由一阵酸楚，就在他面前停下了。那时，我和他不再是生硬地接在一起的木棍和骨头，我意识到是两人复交的时候了。我就像搬运一根毫无知觉的枕木，把他拖进街边一家小吃店。接下来我扮演了他从前惯常扮演的角色。

"老实告诉你，我真不懂恋爱，以前我是在瞎唬人。"他停顿的时候，我安慰他已经教会我很多东西。他叹了一口气，露出古怪的笑容说，"我对自己特不满意。"那天他的自卑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，当我说，"别为这种事难过了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"他马上从齿缝里挤出一个字："屁！"

"你以为我会前途远大吗？"

应该承认，他说的"前途"两个字差点击垮了我，我的心仿佛被这两个字抓得砰砰直颤，一阵虚弱像凉气渗进了骨头。

他端着一杯斟得满满的啤酒，刚要呷饮一口，突然又冒出一句，"妈的，她这是过河拆桥。"他霍然把酒杯往桌上一顿，"她以为我不知道，她快上大学了，不再需要我了。臭婊子，我一定要打断她的腿……"邻桌有六个人在吆天喝地地喝酒，听到马林"啪"的一声顿杯，

统统掉过头来看着他。没想到马林瞪着眼睛站了起来，"你们看什么看？"接着什么龌龊的话他都往外吐了。他解下腰间的一条铜扣皮带，高举在右手上，舌头像擂鼓似的，向那桌人挑衅着要求厮斗一场。我已经没什么办法了，在他们一层层围拢过来时，只得扮着笑脸滔滔不绝地向他们道歉："对不起，你们别在意，他喝醉了……"

"有种的就过来！"马林居然不肯和和气气地了事，颠颠倒倒的还要往前冲。我把肩扛腿顶的力量都用上，总算没让他们拼打起来。拉扯中对方每人朝他踹了一脚，他呢就算身子快要倒地，手却像一根烟囱始终高高朝天竖着。最后我就像抱着一团火，把他弄到门外几丈远的地方。他拍拍身上被踹脏的衣服，朝我轻蔑地哼了一声，"你他妈是跟他们一伙的吧？怎么不帮我打架呀？"

"你别傻了，我这就是在帮你。"

"你真没劲！"马林生气地叫喊着。问他身上有什么特别疼的地方没有，他的臭德性又上来了，"你别假惺惺的。"那天他大概只感到雪花是友善的。他十分勉强地让我扶着，踏着斑斑驳驳的泥雪街道，向他的家走去。我很惊讶，他原先硬邦邦的身子这时摸起来竟像女人一般柔软。抬头望得见家门了，他便用膀子甩掉我的手臂，"好啦好啦，没你什么事了。"我驻足停在一棵梧桐树下面，远看他像雪地上的一颗煤球滚向一扇木门……

第二天，他见了我脸上居然浮现出红晕。他不停挠着头向我道歉，说："想起来都后怕，如果不是你劝住他们，我昨天可能会被打死……"哪怕在他最谦逊的时候，神色里依旧含着淡淡的威严。对于他昨天说要打断鲁岚腿的事，他自己也觉得十分好笑，"要那样，我还不如把自己的腿先打断算了……"

第37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7)

三十四

清月是第一次坐这种豪华商务车，她坐在宽敞的后座上手足无措，同时感到有股浓酽酽的温馨在车里弥漫。傅洋把这辆丰田牌商务车开到人群里，清月差点"啊"的叫出声来。转眼间，傅洋开车的冒失产生了效果，堆积如山的人头蟑螂似的给他闪了一条道。老远就能嗅到百货店里的皮革气味，傅洋还没合拢衣襟走到门口，清月就把他拦住了。起初傅洋不把清月的阻拦当回事，一团要给她买这买那的火焰正在心里熊熊燃烧。可是她推他离开店门的臂力是如此憨实，分明不是做做样子给他看。等到他俩推搡得汗流浃背，他只好耸耸肩，重新上车带她去林木幽深的崂山脚下转一转。

车子沿着古城墙外侧的公路跑了一阵，上空都是蟠曲的梧桐或松树，穿过树叶筛落下来的阳光，已经失去针刺般的毒辣。最后车子停在一棵大香樟树下，前面是地势徐升的坡地。清月平时从没有随意闲走的兴致，临到这个行人都绝迹的风景处，才感到过去的生活有多单调。这里是印度鸟类的栖息地，应该说那些尖嘴灵鸟的鸣啭，对她的心灵有神奇的作用。当一棵大柳树驼背弯腰地出现在眼前，她感到那些沉甸甸的柳条分明像垂挂在她的脖子上。望着它，她顿时沉默了，唯有心浪在胸中激荡不已。

傅洋已经适应了清月的寡言少语，他对解说这解说那感到心满意足。他俩沿林间石路又走了一程，一股暖呼呼的勇气便涌上清月的心头。她把信掏出来递给傅洋时，表情窘迫，嘴上依旧只字未作解释。她注意到傅洋看信时，有种大难临头的神情，他把眼皮耷拉片刻，然后拼命舔着嘴唇："哦……是，是这事。"清月的脸颊顿时飞起两片红晕，然后结结巴巴地说："因为……实在没办法……才来找你们。"傅洋强作镇定，他越过手上的信望着地上的一群蚂蚁。"你也别急，难得来一趟，你先玩一玩。有些情况可能亲戚们有误解，这两天我们也帮

你想想办法。"傅洋的回答十分及时，他的话暂时刹住了清月兔子般飞奔的期待。她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然后叹一口气。她当然听懂了傅洋的话，也许她的想法从头到尾都是错的。

到天擦黑的时候，这一天的晚餐又结束了。清月发现不太说话的戴琪，突然有了激流般说话的热情。她把清月叫到自己的卧室里，让清月留意她脸上的病象。照她的说法，她卵巢的疑难杂症在妇科是出了名的，很难说它今后的发展。说到疑心处，她禁不住打了个寒噤。接着她开始埋怨傅洋死要面子，靠银行的按揭贷款才买了房和车。傅洋的生意远没有好到可以随便花钱，每月刚够凑足给银行的还款。还有一件事成了她的远虑："别看他红光满面，他的血压高着呢，这好比血管上成天架着一把刀子，说不定哪天就犯脑溢血。"她抱怨傅洋自己对此很漠然，一喝起酒来像要把自己祭献给阎王爷似的。"你来得正好，别人的话比我的话管用，你帮我劝劝他吧。"接下来她把清月说成健康之神，说有了这副好身板，晚年不知要少花多少医疗费。她说不用神机妙算，就知道自己和傅洋的未来一定很悲惨。"你也看到了吧，现在生意还行，儿女们就一窝蜂来肇这点钱，要想存钱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别提有多难。等到老爷子真病倒的那一天，你看着吧，到那时这些儿女全是白眼狼。"

戴琪的话不禁使清月深受感染，她的脸跟戴琪一起蒙上了一层阴霾。戴琪的叙述里有个地方很迷人，她漫不经心就说出了对傅洋的爱。此时，戴琪一句软弱的抱怨，都能刺得清月心里难受。她想起了丈夫生病的日子，她曾像戴琪一样喜欢用滔滔不绝的话语挑剔丈夫。当觉察到丈夫要离开人世，她发觉丈夫说的每句话都那么悦耳动听，丈夫的每个眼神她没有不懂的。只可惜，真刀真枪的爱委实表露得太少。戴琪越说着什么，清月心里也越热乎。这当口，清月在心里自言自语道："他要活着该多好啊……"没想到，藏在心里的话一不留神从口里蹿出来，像窗外一列火车的轰鸣声，把戴琪给惊醒了。

第38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8)

"你说什么？谁活着？"

"没，没什么。"

清月摇了一下头，"真的，没什么。"她把阴沉沉的目光移到窗户上。窗外传来八哥的啼鸣，这声音好像往她身体里鼓了一股劲，她站了起来。"我们那边不怎么见到这种鸟了。"她用手比划了一下高度，说："这么小的时候，在别人家的院子里还能看到。"

很奇怪，清月是头一回讲这种事。以前在儿子面前翻来覆去唠叨的，都是儿子不感兴趣的教诲。看来她对儿子的教育做得很糟糕。她忘了把心思放一点到鸟上，或儿子津津乐道的篮球上。对了，鹦鹉的能耐也是儿子格外佩服的。有个邻居买回来的鹦鹉，能在笼子里摇头晃脑地说方言。鹦鹉大概不习惯说复杂的长句，它学的都是急促有力的短句。发生过这样的事。有一次，小楠有意用舌头哒哒哒地逗它，结果鹦鹉摆出高居王位的神态叫道："陈小楠。"它出乎意料地说对了人。当小楠吃惊地望着它，另一个说得极快的音又出口了："到！"于是小楠饶有兴趣地提醒它："还有吗？"四周是难以捉摸的寂静，就在小楠要拿饼干讨好它时，它嘭地跳到笼底骂了一句："白痴！"小楠被逗乐了："你敢骂我？"谁料它又添了两句："滚开！""去拾破烂！"从此小楠每次路过，都要好好打量它一番。他不明白这么娇美的身躯里，怎么藏的都是野小子的话。

三十五

世上确实有这等怪事，高考前母亲说再多的操心话，我也懒得去想前途啦工作啦那些事。等到见着印得黑乌乌的高考分数，心境便不像平时那般珠圆玉润了，突然间有了火烧眉毛的感觉。平时露着笑脸的太阳，从此像发了霉的黄饼悬在天上。

母亲表面为此事火里火气只对我怒过一次，但叫人感到她用平淡的语气遮盖了更多的失望。原以为那些焦人的前途离我还远呢，没想

到差生们纷纷找工作的情形大大惊吓了我。马林找了家本小利薄的面馆做帮工，没了从前能把拳头举得高高的骄傲。干了没几天，他立刻懂了什么是好歹。据说他把低头认错的词在肚里琢磨了好几天，后来带着令人称道的谦恭主动找了他父亲。他破例第一次的认错，叫他父亲喜不自禁，心一宽结果哭了一场。差不多托了六七个熟人，花了六七千元的送礼费，他父亲总算把他塞进技校学美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理发这个行当也很有一套，六元或六百元都能理发，就看理发师在理发上的造化有多高。

高考一完，我们这些差生都只剩下了空架子，对前程的担忧都郑重其事地表露在了脸上，不管家里是不是赞成，都盼着父母安排学一门手艺。早上看着一个个穿得干净利落的上班族，心里没有不生出羡慕的。惟独宋池不稀罕学什么手艺，不管这个圈子的风尚发生多大变化，他依旧像块石头疙瘩什么也不在乎。只要一碰见我们他就嚷嚷，"学那些东西干吗？""我本来就有手艺，还要学吗？"他洋洋自得的手艺不过是打架。说来也怪，以前逢着打架谁也不把他当回事，他瘦弱的身体条件明摆在那里。可是毕业以后，他居然在一些中学生中打出了名，常有在校生拿钱雇他修理同学，报酬从一次一两百元涨到了三四百元。在校生谈起他就像谈起在校园出没的一只老虎。他神气归神气，但老同学都看出他不可能噼噼啪啪地打上一辈子。

一开始，我不知道母亲存着怎样的心思，她第一次衣着光鲜地去了外地。于是我的心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忧涨满了。以前总感到母亲像是困住我的一道道栅栏，只要在她眼皮底下，我就难有一垄一犁的自由之地。自从她嘴里冒出将堡那个地名，我的感觉就完全变了。一想到母亲情绪坏到要去将堡，我便巴望母亲能天天守在我身边。平时她是苦行僧，没有什么娱乐嗜好，突然作出要去将堡的决定，逼得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满不在乎。临行前，她在家里一坐就是好几小时，真不知她的心一个猛子扎到哪里去了。我平时连一丝浪迹也没有的心，那刻便悬得高高的。送她上船的时候，母亲说出了心底的担

忧："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可要管好你自己，别再……"没等她把叮嘱的话说完，我就大着嗓子嚷道："放心吧！我不会到处乱跑了。"

第39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39)

倘若在过去，这就是个撒得非常明显的谎，以前我总是打了半天锣也不开场。谁也想不到，我这回把这根弦一直绷到母亲走了以后。记得马林继续来邀我打篮球时，惊讶得不得了，他不知道我像卸了驮套的牛，不想再干过去的那些事了。起先他撅嘴吹着口哨，以为稍微闹一闹我就能心情宽畅，结果我一门心思就想留在家里。那天他跑了五六里路来找我，很是得意篮球小组风光依旧。见我始终不肯依他，他突然变得很生气，"我靠，你真他妈成大人了！"要是门内没有坐着外公外婆，他说不定气得还会揍我一拳。等我奔进屋里，我看见穿衣柜的镜子上终于映出一张如释重负的脸……

三十六

傅洋和戴琪为清月的事又商量了一晚上。特别当知道清月的丈夫已经病逝，戴琪唉声叹气了好一会，最后声音变得很衰弱："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，哪家没有难念的经啊。"这时清月在客厅里睡得很香，今晚倾听了戴琪的话，她感到既惭愧又不好意思。睡觉前她把自己的行囊清理了一遍，然后像安慰儿子那样，在心里对自己说，睡吧，睡吧，天塌下来也要顶一顶啊。她发现借钱的事一旦捅破，她心里反倒踏实了。倒是傅洋和戴琪一直在琢磨那封借钱的信，不知在心上碾了多少遍。当月牙爬到高高的窗框上，傅洋和戴琪在簌簌作响的被子里达成了一致意见。傅洋叹着气翻了个身说，给她一万元吧，也别让她还了，省得两家在金钱上来来往往扯不清。戴琪咳了一声，僵然不动地回答，"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。"

又是一个清晨。不等傅洋起床，清月又去农贸市场买菜。这回她添了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，把傅洋忌口的菜统统滤掉了。她拎着大包小包蹒蹒跚跚回来时，傅洋在门口嘟囔着责怪她："唉，你叫我怎么说你呢，你都快成我们家保姆了。"清月不慌不忙把菜在地上放整齐，才眯起眼说："平时干惯了，闲着也难受。"她朝客厅瞅了一眼，屋里一

个人也没有，有昆曲的唱腔从组合音响里放出来。天闷得厉害，其他人趁太阳还没钻出云层，都早早上班去了。

当傅洋明白清月准备辞行，他有些内疚地把眉头皱到一起。他转身到抽屉里拿出一只信封，里面装着一万元现金。封面上写的阿拉伯数字，简直像卡车在脏路上拉扬起的一串尘土。是啊，傅洋内疚的表情逃不过清月睿智的目光。

"只能支援你这么多，希望能理解。"

"我明白，谢谢了！"

"不过，这钱不用还，我跟你表姐商量过了。"

"不行，哪有借钱不还的，这钱我是一定要还的。"

清月说她不好意思打搅了他们好几天，作为她敬重的表姐夫，她担心傅洋日益发胖的身体。说自从丈夫死了以后，她才意识到健健康康活着该有多好。以前看到被人踩得乱糟糟的蚁巢，她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，但现在看到驯良的蚁群被人踩死，她觉得简直是作孽。这些小生灵跟人一样，成天在沙沙沙地干重活，日子过得并不轻松。

"我可能不一定再来得了啦。"说的时候清月控制不住自己，眼泪似乎就要溢出眼眶。傅洋用很严厉的口气责怪她："你怎么说这种话，以后两家还要经常来往呢。"清月苦笑了一下，随着呼吸均匀起来，她把表姐的担忧也说了出来。

"表姐怕你哪天会……"

"我知道。别听她的，她总是夸大其词，哪有那么严重呀。"

傅洋看了下墙上的吊钟，觉得这个话题他们谈论得太久。这两天他们在一起聊天，谈的都是快乐的事，可临到她动念要走，话题却变得悲悲戚戚，与送葬挂上号似的。傅洋明知道留不住清月，嘴上依旧卖力地劝她多住几天，甚至提议开车带她到江南各地转一圈。如果时间倒流，她可能真的会动心。但此刻她的心境就像傍晚的光亮，就要被沉沉的黑暗笼罩了。

第40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0)

她把行李缩拢在一起依旧很多，不比来时轻松，里面有袋装的板鸭、名点甚至补血的阿胶。傅洋一家得知她要走的消息，争相往她行囊里塞礼物。离别叫傅洋一家女人紧皱的眉头，像蜷缩的翅膀一下在风中舒展开了。她们说的话题杂乱如犬齿交错，几乎能把男人的脑袋给吵晕。据了解，清月想搭乘的江轮下午三点准时起锚。这个季节往上游去的江轮几乎空空荡荡，哪怕开船前几分钟上码头，也能买到五等卧铺票。

中午的离别之宴，傅洋设在宋记酒店的包间里。傅洋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只要老爷子在外面摆宴席，儿女们一个也不许拉下。他们知道父亲一生气，血压呼哧就能蹿上去。所以，家里来了父亲的贵客，儿女是轻易不敢怠慢的。平时俨如孝子的大儿子，那天偏偏没有来。他是地税局的小头目，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，他带人赶到一所学校查税。账目多得一时查不清，学校的人紧张得心咚咚乱跳，临到中午吃饭了气氛才有所缓和。校方好话说尽要留他们吃饭，他勉勉强强同意了。他打电话给父亲告假时，父亲只咬紧牙关嚷了一句："你可少喝点！"

清月是第一次喝法国葡萄酒，一杯酒下去，心里的烦恼就随笑声飘远了。她将眼睛注视在傅洋的大孙子身上，他静得像一件好看的家具，酒桌上大人的任何话在他听来都是有趣的事。他没有一丁星火气，一双大眼睛闪烁在女孩似的长睫毛下。

"这孩子真好，这么小就像个大人似的。"关于他，她心里想说的话远不止这些。他脸上隐约露出小楠的某些神态。所以，她看几眼是看不够的。他噘着嘴唇的模样简直与她的儿子如出一辙。只是她不明白祖父狼毫似的长眉毛，怎么在两家后代的脸上都消失了。看见这孩子生性缄默如小楠，她忍不住用讲大道理的口气问道：

"能告诉我，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吗？"

孩子的脸上徐徐泛起红晕，他无言地用牙齿发出嗑嗑的碰击声。最后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摇着头说："不知道。"清月惊讶小楠每次也这么回答。但那孩子还在沉思，眼睛瞥着母亲，另有所思张开了双唇："最好像我爸那样当个官。"啊哈，这个小精灵把他母亲的心思都看透了。

"想当大多的官呢？"

一阵静谧。孩子的心像一块抛向空中的石头，忽地又砸到地上："反正要比爸的官大！"清月还想弄明白什么，刚要张口，就听见傅洋用醉态的声音骂了一句："都是你爸带你出去好吃好喝给混的……就不愿好好读书，"傅洋的话还没说完，桌上已经一片沉寂。大孙子望着他爷爷，恢复了沉默寡言的神态。清月留意到大儿媳严肃未笑的神情，她怕自己引的话题弄得大家不高兴，忙为孩子辩护道："孩子想得实在点没什么不好呀？"她看见傅洋冥然忘记一切地沉醉在酒里，于是岔开了话题。

她死活夺下傅洋手里的酒杯，"你怎么忘了自己的高血压了？"

"没事，让我再喝一杯。"

"不行。"

"那，就喝半杯。"

"不行，三分之一。"

"……好好，就三分之一。"

她的举动叫戴琪诧异得不得了，戴琪捂着嘴高兴地告诉清月，以前没人能夺下他的酒杯，今天他算遇到克星了。屋里的空调正对着他喝得汗淋淋的脑门，几绺头发盖不住额上的嶙嶙青筋。就在他用眼睛到处搜寻被清月藏起来的酒瓶时，屋里的人听见大儿媳突然"啊？"的一声，眼里漫散出害怕的神色。

直到这时，大家才注意到她在接听手机，即使留神倾听，旁人也只能听见手机里的咧咧声。她把手机盖合上时站了起来，嗓门不能再大了："大刚喝酒出事了，正在镇医院抢救。"

第41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1)

她的声音像在大家耳边炸了一个爆竹，有几秒钟大家显得过于懵懂，等大家争先恐后往门外走，差点把傅洋一人忘在包间里。开车去医院的路上，傅洋发红的眼睛还像蜡烛在燃烧，"浑蛋，叫他少喝点。"他抬高视线才发现，大儿媳的双肩在颤抖。大家在车厢里的不声不响，叫他的担心也变得强烈了。

一到医院，他们都迈着疾速有力的步子，冲到急救室的玻璃隔墙后面，但没有看见傅刚的身体。大儿媳慌得结结巴巴地问医生，她是这样开的头："有个正在抢救的病人叫，叫傅刚，他，他在哪里……"医生的脸上没有别的，所有的皱纹慢慢汇成面对坟墓的表情。她一下脸色苍白，明白了什么。

他们在太平间的一张铁床上找到了傅刚。他还是生前大大方方的模样，除了额上青筋毕露，身上有一股强烈的酒精味。能够给清月留下深深印象的，是傅洋不再说话了，他用手一遍又一遍抚摸着儿子的头，沉浸在自发的情绪中……

三十七

儿子媳妇在医院太平间守灵的时候，傅洋也在家里开了灵堂。一次不经意拍的照片，现在放大了供在灵位中央。在傅洋看来，秘密也许就在这里，傅刚的脸与大儿媳的脸一比，谁的命硬就一目了然。傅刚的容貌几乎没有败笔，可是没像他媳妇那样有索命的高颧骨。儿子结婚前傅洋曾想让儿子明白这个道理。"颧骨高是一种美，你知道吗？"一谈起对象傅刚就兴奋不已，结婚前从他嘴里是掏不出任何丧气话的。

傅洋一连三天坐在灵位跟前，像睡着一样。他让那缕牙签细的印度香的烟柱，在三天里持续不断。戴琪呢只是哭，厚厚的眼泪像银链子挂在脸上。她三天里几乎没挪过窝，完全靠清月在一旁照料。清月搜肠刮肚地寻词安慰，一会说，犯脑溢血死的人没有任何痛苦，一会

说，人生原本就苦短，我们再活些年也就这么回事。这几天，如果不是清月主动留下来，大家吃得肯定很糟糕。

迈着徐缓步子走进傅洋家的人很多，客厅几乎给踩出一条黑道。幸亏有清月在，谁也没有受到冷落。清月在客厅墙角挂了一根绳子，上面挂满来客送的五颜六色的帐子。来的人不少有公家酒席在街上候着，他们能在上班时间拨冗来灵堂探视，足见傅刚在他们心中的地位。进了厅门，来人都要在灵位跟前伸头缩脑地唠叨一会。有个穿着挺括西服的家伙，差点引起一片丝丝的笑声，他用方言对着灵位调侃道："唉--，说好一块下地狱的，现在你倒丢下我抢先吃独食，你真不够意思啊。"

拜了傅刚的遗像，留下来的多半是亲朋好友，这时能在屋里占据一个歇脚的坐位，当然很惬意。来客围着桌子形成几个小圈子，每个圈子各说各的话题。等哀悼的拘束消失了，他们便围着桌子打起牌来。屋里的说话声和笑声，像用胶水把嘴唇粘上发出的，本能地服从哀悼的氛围。

清月在辛苦中保持了敏感，她把屋里摆不下的椅子挪到门外，这样坐着歇脚的人，就从屋里蔓延到了屋檐下的门廊里。邻居们能远远望见，傅洋家门口坐着一排沉默寡言的人。他们与屋里的人有所不同，似乎在用神情缜密地交织着哀悼的氛围。有的人在抽烟，有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，有的人用手捂着脸。一见到他们肃穆的模样，一阵寒气难免会在邻居们的心头落下。每次临到天擦黑了，清月能从门廊里扫出一大堆踩瘪的香烟头。

平时傅洋天天要刮脸，从不会以胡子拉碴的模样见人。现在面对心中的悲痛，他一步步作出了退让。一连三天，任凭胡子把他的脸变得面目全非，在儿子火化之前，他没有丝毫要刮脸的意思。他的脸就像滚着一道银边的旧木器，迎来了傅刚单位的同事和上司。他看出有的同事真酸痛到了心里，傅刚的上司器宇轩昂，站立的样子像一座屹立的山，溢美之词不停从他嘴里倾泻而出。他叫傅洋放宽心，傅刚是

因公殉职的，单位自然会料理好傅刚的后事。他用不可置疑的口气说："税务工作压力大啊，为了叫逃税单位就范合作，我们经常不得不喝酒。唉，有时喝酒的任务实在是太重啦……"

第42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2)

傅洋动情地抓着这位上司的手，哽噎着喉咙嘀咕："喝得太多了……他就不能少喝一点吗？"

上司在傅洋手背上轻轻拍打了几下，"唉，没法呀，工作需要啊，他实在是好样的……"

三十八

独自枯坐的时间久了，便想找些事叫自己混过心神不宁的时刻。我选了天气温和的一天，爬上垛在高高桥墩上的大桥。清晨的水气和光线在江上交织成薄薄一层雾，令远处的景物辨不真切。远眺处处青翠的山峦，我的心静得几乎要惆怅，体会到了终日无所事事的悲凉。我不敢睁大眼睛往桥墩下看，水流在注目中会越流越快，仿佛成了能吞下整座桥的大旋涡。我一动不动抓住桥栏，感到整座桥像一根琴弦在振动。

记得小帮会的人曾大谈过跳桥自杀的事，那时没有一个人愿意稍微表现出胆怯，连宋池也逞能地在我们面前表演跳桥。他捂着自己的眼睛，嘴里大喊一声"下去啦！"，人就从楼房台阶上跳到地上。似乎人人都知道叫肚皮落到水面最为致命，这样原本绒絮般柔软的水面，立刻硬得像水泥地，能把人摔成扁扁一张血纸。

越看桥的近处，我越难有安稳的呼吸，微微晃动的大桥已减去我大半的勇气。以前谈论跳桥时的满不在乎，这时只剩一抹灰尘了。我唯一可以指望的是远方，远山好像隐隐约约聚合着母亲说过的那些话。我从远山淘出力量来抗拒恐高症，结果从开始不知所措的抗拒里，慢慢生出了悠悠忽忽的魔力。约莫用了一小时左右，太阳就像架在云端的一台风扇，把清晨江面的那层雾气慢慢驱散了。

我小心不让自己再往大桥近处眈一眼，就在我木讷不动，对远山投以景仰的目光，我听到了咚咚咚的疾跑声。原先在桥头站得端端正正的一名武警，突然加速冲向一处桥栏。路人定神一看，马上屏住了

呼吸，原来有个女孩已经把一条腿跨上了桥栏。我有点着急，担心武警能不能抢在女孩之前。好在女孩胆怯的情势不亚于我，两条战栗的腿有些不听使唤。就在她骑虎难下的当口，武警略带恼怒地赶到了。他的手一触到女孩，女孩就像一只皮球从桥栏上滚落到桥面。一直静着的路人噼噼啪啪鼓起掌来。武警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一遍，女孩雷动般的哭声仍未止歇。后来有聪明的路人拨打了１１０巡警电话。我觉得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，与这样悲切想自杀的女孩很相配。见到警车驶来，她心里那股毁灭生命的妖气好像被镇住了，一直下勾的头终于昂起来，开始能听进周围人的劝告了。

那天，我几乎是把自己当一匹马从桥上牵走的。女孩自杀的事，叫我看清了一些事情的轮廓。我开始敢于承认自己的胆怯了。胆怯就像给人心里装的一面大鼓，有危险临近，它就会嘭嘭嘭地响。以前如果不能装得与死亡好像心心相印，在小帮会里说话的分量就会很轻。不过我的寡言少语像给我戴了一副墨镜，叫一般人难以看出我的胆怯。马林眼光锐利，他多少能窥到被我的矜持掩饰着的内心。所以，在各种胡话凤飞燕剪的小帮会里，他给我安排了军师的角色。一个军师的心里如果始终抹不掉胆怯，就别指望他有策划恶仗的智慧。这样，帮里一谈起打架的事，我只是一口口啜饮着矿泉水，颇为敬仰地听凭马林把军师的活全包揽了。

回家的路上我方寸已乱，用裤兜里最后几块硬币，给马林的手机挂了电话。我感到自己说话的时候，已经可以像鸟瞰大地的上帝那样，居高临下地俯瞰自己的生活了。我犹豫片刻，咬紧牙关开了口：

"我决定退出小帮会了。"

"怎么啦？最近受什么刺激啦？"他并没有我预想中的大火气，只是用淡淡的语气略微表示了一点惊讶。

第43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3)

"没受什么刺激，只是觉得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。"

"没受刺激就好。"

"……你不会生我气吧？"我权衡着他的态度小心问道。

"行呐，就这么定了，反正以后还是朋友嘛。"

稍微停顿以后，他忽然话锋一转，跟我聊起宋池最近的事，说他的作派和打架的风格日见凌厉。"对那些小毛孩，他都敢用砖头下手。"就在我不能适应宋池作恶多端的那些事时，手上仅有的几枚硬币用完了，电话"嘟--"一声断了。于是我满心含着退出小帮会的欣慰，神情如拂春风，在街上漫无目的走了数小时，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里，夹杂了太多乐意认命的消极成分。

三十九

清月没想到，多年没见的葬礼旧习俗在这里有所恢复。她所在的城市早已是新式葬礼的天下。一个人若死了，真正能折磨活人良心的守灵之夜，已寥若晨星。没有人会把尸体搬回家里，四周用凳子架上巨大的冰块，等着所有亲人赶来一睹死者的遗容。与灵堂气氛十分合拍的哭唱曲调几近失传，现在没有哪个城里的妇人会一哭一唱，用故事道出死者生前林林总总的美德。为防止哭砸，过去不少人家会请来行家里手帮哭，当哭妇兴致勃勃地道着死者事迹的时候，家属们只需在灵堂里陪着抹眼泪。哭妇心里有长达数小时的乐谱，只要她拖的长音一出喉，反省的时刻便降临了。她渲染的那些美德，准叫在场的人觉得自己非常渺小。天晓得从何时起，连最守旧的人也只在医院的停尸房门口，敷衍地守一下灵。就算心上像扎了一刀，守灵之夜能伴着哀痛的，不过是风吹树叶的哗哗声，或老鼠受惊穿廊而过的嗖嗖声……

灵位的遗像两边挂着这样一副挽联："英年早逝惜事业未竟，三十辞世悲万古千秋。"遗像跟前摆着一只有耳朵的小香炉，香灰上插着燃

亮的印度香。平时傅洋说话脸上的表情很丰富，现在嘴边的笑纹几乎成了两条垂线。他非要饿得胃难受，才勉强去吃点什么，以撑住昼夜守灵的身体。他不时打开硬壳的旧眼镜盒，戴上老花镜，恭恭敬敬地端详傅刚儿时的照片。他看看这张，又瞅瞅那张，一张傅刚嘻嘻哈哈的初中照，令他黯淡的心里闪过一丝快乐。他想起来了，那张照片的背后应该有一列火车。那天，当汽笛声传进他的耳朵，他正手忙脚乱往相机里塞电池。火车发出山崩地裂似的轰鸣声，等他听清儿子的叫喊，才明白相机盖没有打开，这时火车已像风一样溜走了。"唉，真该死……"他咒骂自己的时候，傅刚懂事地把话题岔开了。

傅刚问父亲，"这列火车在往哪开呀？"

"谁知道往哪开……反正往哪开它都要回到起点。"

"人是不是也是这样？"

傅刚的问话叫傅洋有些惭愧，他感到自己快跟不上儿子的智力了。那天，在路基后面黄花漫漫的野地里，傅刚如一张弓似的挺着胸膛，叫父亲照下了他明澈的笑脸。儿子那天的问话，现在把傅洋吓了一跳。他想不通，为什么先回到人生起点的偏偏是风头正健的儿子，而不是他这个糟老头子?

在卧室里闷了三天的戴琪，当然更想不通这个问题。去火葬场开追悼会时，她分外悲痛。一见过去常来她家的那辆白色税务车，她大嚎一声，就扑倒在它的跟前。她在地上滚得像一团烟，三四个人都挡不住这股突如其来的蛮劲，最后七八双脚站在两侧才把她卡住。看着她的脸，清月明白了什么叫做寻死。戴琪和坚硬的大地在拼命，嘴里发出马一样临死般的悲嘶，仿佛要从大地手里夺回儿子。等清月把她架到车上，大家已经精疲力竭了。

整个路上，戴琪几乎睡着了，她的眼圈黑乎乎的，三天来泪水在她脸上散而复聚，脸像被罩在濛濛的水汽里。三天来清月的反应，始终迅速又准确，把剪刀等锐器都藏匿起来，帮戴琪渡过了一场场危机。不过火葬场里奏响的哀乐，像嘹亮的军号声，重又唤起戴琪哭嚎

的精神。一下车，戴琪就被一群妇人护在中央。男人们则远远地看着她们，他们各自闷声抽着烟，不时朝地上吐一口痰。所有人的左臂上都套着镶红星的黑袖圈。

第44节：等待青春消失(44)

当戴琪再次扑倒在地上，清月感到了她真挚的感情。在戴琪几乎是愤怒的挣扎中，阻拦她的那些手显得那么绵软无力。她和大地搏斗了一会，胜负就决出了。她只剩下两只手在乱摆，许多人向她俯下身去。尽管闻到了地上的香灰味、垃圾味，还是不敢把她抬起来。戴琪的身子就像倒下的墓碑静伏着不动了。看着她剧痛的样子，大家知道她的腰伤得不轻。于是，那天的追悼会上出现了奇特的一幕。二儿子费了好些周折，才从火葬场借来一副担架，戴琪在乱纷纷的一片手中，给托举到担架上。整个追悼会期间，那副担架始终被人轮流抬着。为了看到水晶棺材中的儿子，戴琪侧着脸，把脖子伸得像一支长矛。无论她怎样睁大眼睛，也看不见黑压压的人头是怎样一直延伸到大厅外面。

傅刚的上司到遗像跟前才拿定主意，他推翻了原先背悼词的决定。他意识到穿得笔挺整齐的人群里，各种上下级关系格外复杂，他说的话必须合乎一些领导的胃口。他差点疏忽了这是公事，哪怕一个小失误，都会成为领导眼中他一辈子也还不清的旧债。他的心顿时一紧，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发言稿。这时，在他身后挂着遗像的隔板背后，傅刚像一条精致的模型船，纹丝不动地躺在租来的水晶棺材里。此时的傅刚，再也没有从前上司表扬他时的谦恭劲，他仿佛屏着呼吸，在暗自享受被领导颂扬的幸福。

这位上司美滋滋地念到最后几行，台下已有人用手捂着脸在颤抖。作为涉世已深的人，当他们听到"傅刚带病死在工作岗位上，他死得其所，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"这样的句子时，他们再也忍俊不禁了，谁都知道傅刚是喝酒给喝死的。所以，手掌里的脸在笑，手掌外的脸则给人悲痛过度而颤抖的印象。

到了告别遗体的时间，戴琪还想在儿子遗体跟前多耽搁一会。无数的往事这时在她心里串成了一条金项链。出人意料，她从口袋里掏

出一把白色的小花瓣，撒在透明的棺材上。她的告别姿势当然最特别，担架被平放在地上，头实际是侧着朝棺材点三下。那群始终尾随着她的人，不敢再耽搁，赶快用面包车把她送往医院。路上车子越开越快，后来还没到医院，她就痛得晕了过去……

四十

清月回家的时间被彻底推迟，在出殡这个庄严重大的日子之后，戴琪倒霉的腰又把清月滞留在病塌跟前。戴琪在医院里躺下的第一天，儿女媳妇还在病房里笑语喧哗，孙子外孙还在病床上下爬来钻去。三天一过，医院里就难见到他们的踪影了。夜间照料戴琪的重担，就落到清月一人身上。三天的昼夜守灵，把向来咄咄逼人的傅洋，变成一个虚弱的影子，眩晕和感冒把他困在家里。儿女们用钱为清月在医院造了一个新窝。说"窝"实在不过分，一眼看上去还挺逍遥自在的帆布折叠躺椅，是从医院物管处租来的，晚上挨着病床打开，清月就可以睡觉了。儿女们轮流每天派一人前来探视一下，问的话每天千篇一律。比如，给清月和母亲定的双人伙食是否合口？主管医生今天查房时又说了什么？不管什么时候来，都是一副急巴巴赶着去上班的样子。

户外，太阳把柏油路烤得绵软无力，车轮都粘上了黑糊糊的柏油。站在医院的十来层高楼上，清月望见一条马槽似的老街。这条街虽然破败得像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，还是引得清月更仔细地观察它。由于清月的看护技术娴熟，病床上的戴琪没遭多少罪，连一个像样的褥疮也没生。待到快一个月戴琪即将出院时，戴琪忽然觉得有一件隐私非吐不快。她把声音降低了对着清月，"我说件事给你听，你听完就当没听，而我呢，说完心就真正死了，我死也瞑目了。"那天清月听得安安静静，听得她原来那扇紧闭的心扉也慢慢松动了。